

音譯而來的知識：《西洋藥書》中的 eliksir 藥露*

蔡名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 要

《西洋藥書》據傳是傳教士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與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的滿文作品。受限於語言條件，過往難以完善分析該書。本文藉音譯詞彙論其知識引介策略。該書音譯詞集中於 eliksir 藥方，本文逐一還原其詞彙來源，發現其藥效、原料與行文能與白晉參考的《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對應，且 eliksir 藥方是根據西方的醫理撰寫，只是該書著重於引介藥效而未提相關醫理。另可推斷《西洋藥書》的書寫者以法文口音讀唸拉丁文，且傳教士不欲將 elixir 對接上中國的長生不老藥。該藥所在之篇章可能是精心設計的計畫書，傳教士特意從歐洲藥典挑選此著名藥物，藉音譯引起康熙帝的好奇與興趣，但藥物不一定曾實際製成。音譯策略有助於法國耶穌會士贏得競爭，但在知識交流上則可能成效有限。

關鍵詞：《西洋藥書》，音譯，《格體全錄》，《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知識引介策略

* 筆者應北京外國語大學張西平老師之邀，於 2020 年全譯《西洋藥書》，之後更蒙莊吉發老師、張哲嘉老師、張嘉鳳老師給予諸多指點，逐步修正譯文。2021 年應謝啟哲老師與馬騰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老師之邀，於「明清史歐語文獻讀書會」第五次討論會（臺北：2021 年 11 月 22 日）發表相關議題，並蒙許凱翔老師給予精彩評論。準備演講的過程中破解了過往一直無解的 eliksir 藥，遂開始此文的寫作。此文之部分內容發表於「製造：全球視野下近代早期生產的知識與知識的生產」國際研討會（新竹：2022 年 3 月 25-26 日）、「世變中的醫療史與疾病史：近世傳統醫藥的知識、文獻與制度暨臺灣中醫藥通史編纂」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22 年 10 月 14-15 日），會中得多位老師提供寶貴意見。論文審查期間更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修改意見與專業見解，顧松潔師姐慷慨提供其《格體全錄》全譯稿，讓筆者得以進一步修改本文。論文的完成歸功於許多人的支持和幫助，在此特別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學者，電子郵件信箱：saqdaigisun@gmail.com

一、前言

《西洋藥書》，滿文原名 *Si yang-ni okto-i bithe*，¹ 目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全書以滿文寫成，介紹當時四十八種西方藥物之用法與療效，使用範圍包含內服外用，涉及疾病亦不少。2001 年，《故宮珍本叢刊》縮印出版《西洋藥書》，全書內容收於該叢刊第 727 冊的第 289-442 頁。

《西洋藥書》被學者推測為傳教士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與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之著作。² 白晉的《康熙帝傳》便提及他們曾向康熙皇帝 (r. 1661-1722) 講述以化學方法製作的內服藥，描述這些藥物的優點和功用，康熙皇帝很感興趣，便讓他們試作；白晉等人雖無經驗，但面對皇帝的要求，只好參考法國皇家實驗室主任愛拉 (Moÿse Charas, 1619-1698) 的藥典，在宮殿裡製作藥物。³ 《西洋藥書》之成書應與這段歷程有關。《西洋藥書》所介紹之藥物有所重複，部分行文完全一致，但也有部分雖介紹相同藥物，內容卻有所差異，書中筆跡與使用的滿文詞彙也不一致，似乎顯示《西洋藥書》的編寫經多人之手，而且並非一次就定稿，這可能也與實驗試作、不斷嘗試的過程有關。

《西洋藥書》是傳教士介紹西洋藥學知識的作品，雖有治中西交流史者感興趣，但過往受限於語言條件一直未能深入研究。⁴ 雖有相關論著，但猶未能從整體的角度理解該書，⁵ 也未能理解《西洋藥書》與當時西洋藥學知識的關係。《西洋

¹ 本文所使用之滿文轉寫法，為穆麟德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 轉寫法。

² 李歡，〈清宮舊藏滿文《西洋藥書》〉，《紫禁城》，4 (北京：1999)，頁 30。

³ 白晉，《康熙帝傳》(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康熙帝傳〉，頁 35。

⁴ 比如董少新曾表示「可惜我不懂滿文，對這部珍貴文獻無法加以研究」。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19。

⁵ 對《西洋藥書》之研究，最早是李歡的〈清宮舊藏滿文《西洋藥書》〉一文。韓嵩 (Marta E. Hanson) 2006 年亦曾提及《西洋藥書》。2011 年筆者翻譯了三十六種藥部分的第一藥方。2012 年莊吉發對該書前三十六種藥作了介紹，並評價《西洋藥書》之重要性。渡邊純成 2012 年亦有一文，雖僅有一頁，但所論較為正確，是建立在閱讀較多滿文原文基礎上的研究，指出《西洋藥書》並未有過往學者以為的描述病理與疾病的內容。2015 年筆者翻譯了三十六種藥的第二至第六藥方，並試圖翻譯其中幾個音譯詞，比如滿文 *lu okto* 應為藥露、滿文 *eliksir* 應為拉丁文 *elixir* 的音譯。筆者認為 *wen ban* 或為溫毒而發斑之「溫斑」，*da halhūn* 或為「元陽」，而提出《西洋藥書》醫理可能受中醫影響的想法。2017 年劉世珣有二文論《西洋藥書》之解毒方，將 *wen ban* 一詞放在傳統中國醫學的脈絡下考察，翻譯為「溫(瘟)斑」。2022 年筆者發表對全書的概覽研究，討論範圍不再侷限於三十六種藥，也指出《西洋藥書》具有許多重複的內容，用語、筆跡亦

藥書》另外一個難點，便是其中有許多以滿語音譯自歐語的詞彙，關於 eliksir 藥的三個藥方涉及了最多此類詞彙。莊吉發精通滿文，曾將《西洋藥書》三十六種藥的標題漢譯，並作了基本內容的介紹，但是這些音譯的歐語詞彙則未翻譯。⁶

這種音譯現象引起本文的關注。語言往往表現不同文化的思考邏輯，而文化具有多樣性，並無一定標準，故往往難在不同語言找到概念重合的兩詞彙，語言對譯的過程中涉及了知識的交流、理解、誤解、類比、抉擇與挪用。過往研究《西洋藥書》者，便從語言、詞彙的角度切入，希望藉以分析《西洋藥書》中的知識引介問題。比如筆者見到《西洋藥書》中「補心」、「元陽」、「邪氣」等詞彙，認為這些概念「似乎都是以中醫原理來介紹西方藥物」，⁷但並未深入討論西方的醫學脈絡。

另外，劉世珣提出「知識嫁接」的說法：

再如《西洋藥書》解毒方中載有「*me tuwara sudala*」，漢譯為「看脈之脈」。然此處所謂的「脈」究竟所指為何？在《西洋藥書》解毒方中，「脈」的滿文對譯為「*sudala*」，《御製清文鑑》關於「*sudala*」的定義

有許多不一致之處，可能不是短時間以一兩人之力完成，容或包含了多人的講述或經多人之手，有些內容也可能是稿本；筆者是全譯《西洋藥書》後得出上述結論，惟該譯文待出版中。李歡，〈清宮舊藏滿文《西洋藥書》〉，頁 30；Marta E. Hanson, "The Significance of Manchu Medical Sources in the Qing," in Stephen Wadley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Vol. 1: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pp. 145-146; 蔡名哲，〈《西洋藥書》〈祛毒藥油〉譯註〉，《中國邊政》，187（新北：2011），頁 69-78；莊吉發，《清史論集（二十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互動與對話——從康熙年間的滿文史料探討中西文化交流〉，頁 75-84；渡辺純成，〈滿洲語西歐藥品使用マニュアル『西洋藥書』について〉，《日本医史学雑誌》，58.2（東京：2012），頁 159；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四平：2015），頁 14-17、22；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譯註〉，《中國邊政》，204（新北：2015），頁 161-175；劉世珣，〈《西洋藥書》及其解毒方探析〉，收入劉小萌主編，《國際青年學者滿學研究論集（201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245-279；劉世珣，〈《西洋藥書》解毒方譯釋〉，《故宮學術季刊》，35.2（臺北：2017），頁 115-140；蔡名哲，〈《西洋藥書》與康熙朝宮廷西洋藥物知識芻議〉，《國際漢學》，3（北京：2022），頁 89-97。

⁶ 莊吉發對 eliksir 藥之介紹為「第六種藥『益壽藥』，此藥是將紅綠等寶石、珍珠、金子及有麝香等香味之物蒸煮葡萄酒摻雜蒸得的滷，可以強心補氣，能保精血不退化」、「第十二種藥『助益胸肺藥』，此藥用於胸肺疾病，有奇效。還能避免染患惡疾、瘟疫，排出體中惡血、痰等物、強化腸胃」。莊吉發，《清史論集（二十二）》，〈互動與對話〉，頁 81、82。

⁷ 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頁 17。

有二，一為「*beye gubci de bisire senggi jun i siren*（遍於身體之所有的血道）」，另一為「*na i dorgi ocibe, eiten sukdun isinara babe*（地內或一切氣足之處）」。其中，「*beye gubci de bisire senggi jun i siren*」與傳統中醫對「脈」的定義——「脈者，血之府也」甚為相符，兩者皆指稱脈為氣血運行的管道。透過「*wen ban*」、「*feigin*」、「*sudala*」等例子可以發現，耶穌會士在引進西方藥物知識到中國時，若一時之間找不到直接相對應的滿文詞彙或概念，則往往會嘗試在中國文化脈絡中尋找適合的元素做為橋梁，藉此將西方藥物知識嫁接到中國。⁸

劉世珣對 *sudala* 的解釋方式，是認為傳教士使用 *sudala* 一詞必定遵照《御製清文鑑》的解釋，再以 *sudala* 滿文解釋與中醫解釋的類似，直接將 *sudala* 一詞與傳統中醫的意涵對應起來，進而推導使用 *sudala* 一詞的傳教士將西方的藥物知識嫁接到中國。然而，語言的字詞有其概念圈，⁹ 研究者應先判斷 *sudala* 及其根源的西洋詞彙是在概念圈中的哪一層意涵對應起來，才能判斷傳教士的使用是否涉及知識嫁接。也可能傳教士在使用 *sudala* 一詞時，腦中所想的僅是接近「管道」的意思，例如《格體全錄》(*Ge ti ciowan lu bithe*)¹⁰ 中便用 *sudala* 表示今日所稱的動脈、靜脈、淋巴管、乳糜管、胸導管、膽管、腎小管、輸尿管等輸送體液的「管道」。¹¹ 《御製清文鑑》以 *sudala* 作為「脈」，但對於診脈之脈卻用 *me*，直到乾隆朝《御

⁸ 劉世珣，〈《西洋藥書》解毒方譯釋〉，頁 135。

⁹ 本文以概念圈說明字詞有核心意與一層一層的引申意，猶如水面的漣漪一樣。

¹⁰ 本文所據之《格體全錄》滿文書名轉寫自法國自然史博物館本。劉世珣曾言《格體全錄》之滿文書名為 *dergic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 bithe dergi yohi*，應是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本。劉世珣，〈底野迦的再現：康熙年間宮廷西藥德里鴉嚨初探〉，《清史研究》，3（北京：2014），頁 13。不過其中 *dergi* 為「上」，*yohi* 為「部、套」，指的是《格體全錄》的上部，此二字並非書名。

¹¹ Dominique Parrennin, *Ghé ti tchiowan lou bithé*, vol. 1 (Bibliothèques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http://www.calames.abes.fr/pub/mnhn.aspx#details?id=PA2015057>, last accessed on 8 November 2021), "sukū-be gisurere uju," pp. 12b-13a; "duha-de holboho alhūwa. alhūwa-de banjia sudala. cilcin-be gisurere juwan emuci," pp. 56b, 58a; "silhi fulhū-be gisurere juwan ilaci," p. 74a; "boso-be gisurere tofohoci," p. 83b; "boso-i senggi jun. sikei sudala-be gisurere juwan ningguci," p. 84a. 本文引用之《格體全錄》，多譯自法國自然史博物館本。本文通過審查之後，顧松潔師姐提供其《格體全錄》全譯稿（已送交出版社，但尚未出版），筆者據師姐之譯稿校對譯文，修正了錯譯與不通順之處。顧師姐特別細心比對了當代醫學名詞在滿文中的陳述方式，便於讀者理解；本文《格體全錄》譯文中的當代醫學名詞，均引用師姐的研究成果。又，本文其餘未註出處的中譯，同樣為作者自譯。

製增訂清文鑑》才統一用 *sudala* 表示，¹² 也就是說，不同於漢文兩者都用「脈」表達，滿文用了兩個詞彙，《御製清文鑑》對 *sudala* 的定義可能不包含漢文「脈」的某些內容。既然它不完全等同於傳統中醫的用法，那傳教士以該「中醫」詞彙進行知識嫁接的論點，就值得再商榷。

又如劉世珣據以推論的“*feigin*”（飛金）一詞，是音譯自漢文的滿文詞彙。清朝早期很多漢語詞彙滲入滿語，變成了滿語慣用語彙，“*feigin*”一詞見於成書於康熙朝的《大清全書》與《御製清文鑑》。¹³《西洋藥書》的編纂者使用這個詞彙時，應是將其視為滿文詞彙，甚至可能不清楚其來自漢文，當時滿、漢語言的界線並非一刀兩斷。《西洋藥書》中出現了諸多音譯自漢語的詞彙，在康熙朝其他文獻也可見，且許多亦非中醫的學理名詞，傳教士或許就是直譯而未涉及知識的改易或協調，以此來論傳教士進行了「知識嫁接」，似乎過於冒險。又假設傳教士運用了滿文詞彙涉及東方概念，便說這樣的使用涉及知識嫁接，那麼翻譯幾乎無不涉及其所謂知識嫁接，這樣過於廣泛的解釋反而限縮了解釋的有效性。比如《西洋藥書》中蘋果為音譯自漢文的 *pingg'o*，傳教士不用 *apple* 來音譯而選用 *pingg'o* 一詞，按其說法即涉及「知識嫁接」，但這種分析是否有意義？劉世珣將“*wen ban*”翻譯為「溫斑」此一看似較專門的中醫名詞，如此翻譯之理由在於 *wen ban* 多與熱病一同出現，然而若綜觀《西洋藥書》全書之“*wen ban*”，莊吉發將“*wen ban*”譯為「紋班」似乎較恰當。如上所述，這可能只是傳教士將其當作滿語的一般用語使用；即便該詞真的是「溫斑」這樣指涉性較強的詞彙，傳教士容或並未理解背後「溫毒發斑」的意涵，而是直接將其當作相應疾病的滿語用語。

¹² 阿爾泰語研究所，《御製清文鑑（上）》，《阿爾泰語資料集》第 3 輯（大邱：曉星女子大學出版部，1978），卷 13，「*me jafambi*」條，頁 328；清高宗，《御製增訂清文鑑》，《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經部第 82 冊（臺北：世界書局，1986），卷 10，「*sudala*」條，頁 377；卷 19，「*sudala jafambi*」條，頁 676。

¹³ 《大清全書》收有 *feigin ijure faksi* 之類的詞彙，惟漏掉對應之漢文，此字意思即為貼飛金之匠。《御製清文鑑》釋 *feigin* 為“*aisin-be umesi nekeliyen hoošan-i adali dabtafi. nirure latubure-de baitalambi.*”（將金子打得非常薄，如紙一樣，用於繪畫與黏貼。）乾隆朝《御製增訂清文鑑》將該字改為意譯的“*aisin hoošan*”，字面意思為金紙，對應之漢字仍是「飛金」。劉世珣表示在筆記中見到「飛金」，指涉「金箔」，認為「與『*feigin*』之『*aisin hoošan*（金紙）』的意涵相吻合」。這應是忽略了 *aisin hoošan* 一詞是乾隆朝出現的 *feigin* 的代用語，而《西洋藥書》是康熙朝的作品。沈啟亮輯，《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卷 14，「*feigin ijure faksi*」條，頁 359；阿爾泰語研究所，《御製清文鑑（上）》，卷 14，「*feigin*」條，頁 366；清高宗，《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22，「*aisin hoošan*」條，頁 806；劉世珣，〈《西洋藥書》解毒方譯釋〉，頁 134-135。

上述兩位學者的觀察都十分有趣，但推論上皆未能盡善，原因在於兩位學者都未能說明到底當時西方醫學的面貌為何，以及當時究竟傳入了哪些西方醫學的概念。未能釐清此兩點，便無法從西方字詞的概念圈來比較，要討論知識的運用便少了一個重要的面向。因此，破解這些陌生音譯詞正是探討其知識引介問題的關鍵，因為音譯詞最可能承載非東方世界的知識，而能提供研究者探索西方醫理的切入點。本文以下試翻譯三藥方，試圖還原其中的音譯詞，以及其中意譯的 *da halhūn*（原本的熱）概念，展示兩種策略的差異，並與當時另一滿文文獻《格體全錄》，¹⁴ 以及傳教士宣稱參考的《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等文獻比對，¹⁵ 試圖了解傳教士所引介的知識面貌、如此知識與當時歐洲醫學的異同，以及傳教士作了什麼樣的取捨，最後討論傳教士選擇以音譯方式引介這些知識的原因，進一步思考《西洋藥書》的性質，藉此展現當時東西方知識交流的多樣面貌。

《西洋藥書》共有三處提及 *eliksir* 藥，分別是「三十六種藥」中的第六藥方「對壽命有益的 *eliksir* 藥」、第十二藥方「對胸肺有益的叫作 *eliksir* 之藥」，「四種新藥」亦提及 *eliksir* 藥。¹⁶ 現漢譯相關藥方如下：

第六，對壽命有益的 *eliksir* 藥：

此藥是將紅綠色的叫做 *robino*、*sumarakdo* 等寶石、珍珠、金與 *ambar*、麝香等有香味的東西，與蒸葡萄酒後得到的露摻雜後，蒸後所得之物。能夠使心暢快健壯、補氣、對原本的熱有利、固精血使其不變。

其使用〔方式〕：首先，老人若想让身體變健康、想延長壽命；生來體弱的人、因病衰老的人，若想让身體變強壯，每天清早吃、喝一切東西前，取此藥約兩錢，或放入酒、肉湯等喝的東西，或僅服藥，都可以。若在冬天，間隔一天喝一次。

第二，若是病重之人非常衰弱，到了不能說話的地步者，取此藥約八至十滴，使其喝後，再用此藥將棉花沾濕，塗在病人的胸膛與看脈的地

¹⁴ 顧松潔與高晞認為法國國家圖書館本是稿本，法國自然史博物館本是後來的定本，中央民族大學本則是乾隆朝之後的抄本。顧松潔、高晞，〈關於滿文抄本《格體全錄》的幾個問題〉，《清史研究》，3（北京：2021），頁 144。

¹⁵ 《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有多個語言與時代不同的譯本，筆者透過資料庫找到其英文、法文與拉丁文本，透過英文本了解內容後，再據此尋找各字詞在法文本與拉丁文本的表述方式。

¹⁶ 「三十六種藥」與「四種新藥」為《西洋藥書》原書的題籤。《西洋藥書》封面上的題籤計有「三十六種藥」、「印子土藥」、「四種新藥」、「*bas di liyo* 藥」、「金雞納藥」、「療傷瘡之膏藥」、「三種藥」、「眼藥」。

方，當此之時，能補其氣並使身體復原。

第三，人若突然昏迷後，不能說話，使服此藥約兩錢，即可甦醒，而且還大有好處。有昏病的人若忽然發病，翻白眼、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胡亂〔顫〕動，取此藥約一錢五分，放入酒或肉湯等喝的東西，使其服後，再將此藥塗在其人枕骨與頭蓋骨交會處，使其甦醒。按此一連四天地治療，可好轉。

人若受寒生病，胃寒脹痛、腹脹，取此藥約兩錢，放入熬煮引導之藥¹⁷的水後服用為佳。

腎、尿道、尿囊若生類似石頭、沙子、膿的東西，遮蔽尿路使尿相衝，取此藥約二到六分，放入熬煮引導之藥的水後服用為佳。

若肚子絞痛，取此藥一錢五分，放入烈酒後飲用為佳。

若是心跳不安之症，將一塊布塊沾附此藥後，貼於病人心坎為佳。

耳朵若得了氣閉聽不見的病，先把耳洞清乾淨，將此藥注入耳洞後，以棉花塞住，可好轉。

若牙痛，將棉花沾附此藥，塗於牙上為佳。

第十二，對胸肺有益的叫做 eliksir 之藥：

此藥是蒸煮 alonais、mira 等有苦味之物，與有香味的 gorogiois 等物所得之物。此藥若用於胸肺之病，奇佳。又具有能避開染於人身的惡疾、疾疫、疫氣，排出人體內積蓄的惡血、痰等物，以及強化胃腸的功效。

又，由於能夠清淨胸肺之內，故可使染得時氣之濕寒後的咳嗽、流眼淚、鼻涕、喉堵而聲變等病康復。提前準備地喝，可免生此等病症。

又因為對心腦有益，可止頭痛。可弄碎腎部所生如石頭之物使其排出。

可治療間二日發病一次的瘧疾。可治半身麻痺之病、骨節疼痛之病。提

¹⁷ 《西洋藥書》中多處提及 yarure okto，字面意思為引導之藥，似乎是中醫的概念，但張哲嘉老師告知西方亦有類似概念。今先引錄中醫相關概念，《古今醫統大全》論藥之君、臣、佐、使，提及：「醫家有謂上藥為君，主養命；中藥為臣，主養性；下藥為佐使，主治病。太〔大〕抵養命之藥宜多君，養性之藥宜多臣，治病之藥則宜多佐使。此固用藥之經，然其妙則未盡也。大抵藥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及引治病之藥至於病所者使也。如治寒病用熱藥，則熱藥君也，凡溫熱之藥皆輔君者也，臣也。然或熱藥之過甚而有害也，須少用寒涼藥以監制之，使熱藥不至為害，此則所謂佐也。至於五臟六腑及病之所在，各須有引導之藥，使藥與病相遇，此則所謂使也。」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第 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78，景自中央圖書館珍藏善本書籍），卷 3，〈藥用君臣佐使〉，頁 489。

前準備地喝，可免生此等病症。

又能增加人之悟性，耳目等處之敏捷伶俐，護身而益壽，髮鬚長久不白。

又能救治因過度飲食生病後衰弱之體。

又能治內癰疽。對治療一切因冷熱所生之病均有助益。使用時酌情取六滴、十滴、十二滴，摻入酒也可，摻入肉湯也可，摻入引導之藥亦可飲用。

將寶石、珍珠、金、ambar、麝香等有香味的東西，摻入酒 lu 蒸煮而成之益壽的 eliksir 藥：

此藥適用於因風寒所得之黑痰所生之各種疾病，痰火，手腳不得力的癱瘓之症，突然昏倒之症，抽搐、發迷之癩症，腸絞痛等疾病，並有使弱轉為強、使心暢快、使血液不變、保持身體之原本的熱、幫助消化食物之功效。

飲此藥時，取八滴以上、十五滴以下，摻入適合於病情之飲品飲用。

又，若受寒之後牙痛，耳背，身體任何地方不舒暢，頭暈、痛，將此藥加熱後，塗於病處為佳。¹⁸

從中得以見到許多音譯詞。為何傳教士選擇用音譯的方式引介藥方？這與所引介的知識特質有無關係？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先從破解這些外來語開始。

二、Eliksir 藥的破譯與《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

下文將破譯上述的幾個音譯詞，並藉此比對《西洋藥書》與《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的異同。

(一) Eliksir 藥原料的音譯詞

前已述及《西洋藥書》共有三處提及 eliksir 藥，而在《西洋藥書》的書影中，

¹⁸ 原文見《西洋藥書》，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727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三十六種藥」，頁 295-298、301-303、416-418、422-423；「四種新藥」，頁 325。

還能見到某冊夾有一小紙條，寫著“ningguci jalga”（第六，壽），所指應即第六藥方的 eliksir 藥，似乎顯示編纂者或閱讀者對此藥方有興趣或有一定重視。書中出現許多漢文以及歐語的滿文音譯詞，提示了傳教士所處的知識與語言環境。所謂 eliksir 藥，其詞彙來源為歐語的 elixir，今日詞典對譯為「聖水、靈丹妙藥、長生不老藥」。¹⁹

《西洋藥書》不少藥物沒有確切名稱，也未提及原料或製法，使今人難以確認這些藥物究竟為何。另一方面，白晉參考的愛拉之藥典，卻詳載各種原料配方。愛拉之藥典即 *Pharmacopée royale galenique et chymique* 一書，今有人譯為《蓋倫皇家藥典》，是作者愛拉當時試圖調和蓋倫醫學與新興化學藥學的著作，由於譯為《蓋倫皇家藥典》忽略書名內的「化學」一詞，本文譯為《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²⁰ 范行準 (1906-1998) 提及當時傳教士攜來之醫書中，便有 *Pharmacopée royale galenique et chymique* 的拉丁文本，其譯為《格林王家藥典》。²¹ 劉世珣曾比對《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與《西洋藥書》，未找到相對應之內容，因而表示「無論從撰寫方式、內文標題或是書寫內容來看，兩者完全不同」，認為應將《西洋藥書》「視為耶穌會士將各種醫藥知識拼湊而成之書，而《蓋倫皇家藥典》即很有可能是他們西藥知識的來源之一」。²² 該文經過比對仍無法斷言《西洋藥書》的知識來源為何，也無法說明《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與《西洋藥書》的關係。這使人懷疑《西洋藥書》的作者或許並非白晉，因而並未如白晉所載曾參考《王家蓋

¹⁹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7版）》光碟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²⁰ 感謝張哲嘉老師提醒該書漏譯「化學」一詞，與謝啟哲老師協助該書書名之翻譯。

²¹ 范行準著，牛亞華校注，《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161。目前筆者所見之中文論著甚少提及《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者，清代漢文文獻亦未見之，范行準之論著寫於1934-1942年間，為相對早期的醫療史著作。據范行準言，其所見之目錄為拉丁文，遂請畢業於教會學校震旦大學醫學院的吳雲瑞（1905-1970）翻譯。該節另有附錄〈南懷仁逝世後教士將來醫書〉，說這些是由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委託歐洲友人蒐購，爾後法國五位耶穌會士來華時所攜帶的書籍，其中記載「Moïse Charas, *Pharmacopée royale de Galien et Pharmacopée Royale Chimique, Genève. 1684* 《格林王家藥典》 蕭樂斯輯，一六八四年，日內瓦出版」。同前引。目前看來，《格林王家藥典》並非其抄錄自他家的譯名，而是他們的原創翻譯。1990年代，馬伯英在論著中亦提及〈北堂見存醫學書目〉，並表示是使用范行準之書目，但已經改譯為《蓋倫皇家藥典》。就筆者所能掌握的線索推測，《蓋倫皇家藥典》此譯名應是脫胎於《格林王家藥典》。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363-364。然而，二者均忽略書名原文中的「化學」一詞，原因應在於范行準所錄歐文原文內容為《王家蓋倫藥典》與《王家化學藥典》二書分立，譯者只翻譯了前半部分的書名。

²² 劉世珣，〈《西洋藥書》解毒方譯釋〉，頁118、119。劉世珣亦自馬伯英之書沿用《蓋倫皇家藥典》此漢譯書名。

倫暨化學藥典》。然而，經筆者比對 *eliksir* 藥的相關內容，發現《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與《西洋藥書》在這部分其實能對應上，可見兩者「完全不同」之說有待商榷，而白晉為《西洋藥書》作者之一的說法也多了一些說服力。下文將說明兩者如何對應。

《西洋藥書》不少藥物未說明原料或製法為何，但是三個關於 *eliksir* 藥的篇章都提到了原料與製法，提供了更多的比對資訊。第六藥方「對壽命有益的 *eliksir* 藥」提及「此藥是將紅綠色的叫做 *robino*、*sumarakdo* 等寶石、珍珠、金與 *ambar*、麝香等有香味的東西，與蒸葡萄酒後得到的 *lu* 摻雜後，蒸後所得之物」；第十二藥方提及「此藥是蒸煮 *alonais*、*mira* 等有苦味之物，與有香味的 *gorogiois* 等物所得之物」；「四種新藥」所提到的 *eliksir*，其標題為「將寶石、珍珠、金、*ambar*、麝香等有香味的東西，摻入酒 *lu* 蒸煮而成之益壽的 *eliksir* 藥」，說明了其原料與製程，所講述的藥物應該與第六藥方相同。本文此前曾指出《西洋藥書》內容頗多重複卻又不完全一致，可能曾經多人之手，並有稿本與正本的差異，這些應該就是 *eliksir* 藥的重複原因，但它們亦有一貫相通之處，因此篇章重複不構成本文研究效力上的問題。

在這三則藥方中，我們見到 *robino*、*sumarakdo*、*ambar*、*alonais*、*mira*、*gorogiois* 六個以滿文音譯、看似來自歐語的詞彙，以及 *lu* 這個來自漢語或歐語的詞彙，乍看不知其為何意。不過筆者曾考證第六藥方，提及 *robino* 是紅寶石，語源可能是拉丁文的 *rubinus*；*sumarakdo* 是綠寶石，語源可能是拉丁文的 *smaragdus*；*ambar* 可能是琥珀或龍涎香，最後推斷為龍涎香。*Lu* 一字莊吉發過去翻譯為「滷」，然而《西洋藥書》中連酒亦製作為 *lu*，翻譯為「滷」似乎難以理解，筆者認為該字來自漢語的「露」，並指出《本草綱目》已經載有蒸餾酒以得酒露的方法，²³《本草綱目拾遺》也記載了藥露的製作方法。²⁴三種 *eliksir* 藥的製作，滿文都特別提到必須要 *teiyembi*（蒸），《御製清文鑑》記載其意為：“*buda. efen-i jergi jaka-be jergi jergi feshen-de sindafi urebure-be. teiyembi sembi.*”（將米、餈餈等東西，放入層層的蒸籠之後使其熟，稱之為 *teiyembi*。）²⁵若只看字面意思，似乎是指把藥材蒸煮至熟，但是藥露、酒露都透過蒸餾而來，因此該字涉及的操作程序比滿文的字面意涵更豐富。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中也常以蒸餾法製

²³ 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頁 15-16；李時珍，《新訂本草綱目》（臺南：世一文化，2017），卷 25，〈穀之四·造釀類二十九種〉，頁 897。

²⁴ 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頁 16。

²⁵ 阿爾泰語研究所，《御製清文鑑（上）》，卷 18，「*teiyembi*」條，頁 449。

藥，所得之物稱為 Spirit，應即翻譯為漢文「露」字之原文。此外，姚元之 (1783-1852) 的《竹葉亭雜記》記載武英殿有露房，收貯許多西洋藥物，也包含不少藥露，²⁶ 顯示這種製藥方法或至少製藥成品曾留存於清宮；露房所藏並非僅有藥露，但該空間卻以「露」為名，似乎也顯示西洋藥露帶給清宮較深刻的印象。將 lu 翻譯為露應符合當時的語境。

不過，其中筆者認為是龍涎香的 ambar 一詞，所指也可能是琥珀。拉丁文有 ambra 一字，似乎與滿文的 ambar 更為接近，意為琥珀，但琥珀不具明顯香氣。龍涎香則是 ambra grisea，意思為「灰琥珀」。琥珀與龍涎香二字在今日英文分別寫為 amber 與 ambergris，但根據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 的研究，龍涎香更早僅被稱為「琥珀」(amber)，詞源是阿拉伯文的 anbar，中世紀時人們並不清楚此物來源，因此用「琥珀」為之命名，而唐朝人稱其為「阿末香」，十至十一世紀開始稱其為「龍涎」，似乎此時龍涎香才真的進入中國。²⁷ 山田憲太郎 (1907-1983) 指出アンバル在拉丁文為 ambar，古拉丁文原無此字，認為該字是從阿拉伯與波斯地區往歐洲傳播。²⁸ 在歐洲中世紀的藥草書中，也確實能見到 ambra 指涉龍涎香。²⁹ 由此可見，過去琥珀一字便可表示龍涎香，傳教士或許是受到過往習慣的影響，僅以滿文 ambar 來表示龍涎香。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的法文與拉丁文譯本中，龍涎香分別寫作 ambre gris 與 ambre grifea，但是琥珀則分別寫為 succin 與 succini，相較之下琥珀的法文與拉丁文發音與滿文 ambar 差異更大。³⁰

而比對《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與第六藥方中龍涎香的製作方法，第六藥方的 ambar 為龍涎香一說又多了幾分可信度。龍涎香乾燥後會散發出麝香味，且加熱時不溶於水而溶於酒精，這可能是傳教士認為龍涎香與麝香可一同蒸煮，並以酒為溶劑的原因。筆者曾指出《清宮醫案研究》載有張誠將龍涎香、冰糖與麝香磨成細粉，用玉泉酒露拌，微火煮三天三夜，得龍涎香露，用以治療皇帝的咳嗽之事。其

²⁶ 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頁21。

²⁷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74-175. 中譯本可見薛愛華著，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432-434。

²⁸ 山田憲太郎，《東亞香料史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6），頁262-266。

²⁹ 詹妮薇芙·葛薩耶 (Geneviève Xhayet) 作，蔡麗蓉翻譯，《中世紀藥草博物誌》（新北：楓樹林出版，2020），頁64、67。

³⁰ Moysse Charas, *Pharmacopée royale galénique et chymiqu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478921v>, last accessed on 10 January 2023), pp. 893, 896; Mosis Charas, *Pharmacopoea regia chymic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97042362>, last accessed on 17 November 2021), pp. 276, 278.

中的藥效包含「補心」，與第六藥方的藥效亦有相合之處。然而這條史料雖有說服力，卻非檔案原件，而且檔案日期接近張誠的逝世時間，也令人感到懷疑。³¹ 但是《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介紹龍涎香時，也特別提及將其溶解於酒露之中，並且混合如麝香等有效且味道好的藥物。³² 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中，麝香通常與龍涎香一同使用，少數藥物雖然也混合了琥珀與麝香，但通常該藥物亦含有龍涎香。如此看來，第六藥方的作法與《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亦有相合之處。筆者推斷 *ambar* 為龍涎香的說法也多了幾分說服力。

與第六藥方的記載散見各處不同，第十二藥方能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找到記載較為集中的段落。第十二藥方的原料涉及若干外來語，分別是 *alonais mira* 等有苦味的東西，以及有香味的 *gorogiois*。*Alonais mira* 可能就是蘆薈，今日蘆薈在林奈 (Carl Linnaeus, 1707-1778) 所普及的二名法的命名為 *Aloe vera*，音看似與 *alonais mira* 接近，其中 *vera* 為拉丁文「真正」的意思，但若查牛津英語詞典 (OED) 線上版，*Aloe vera* 一詞追溯到十八世紀中葉，更早之前未有這樣的連用。³³ 《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英文本的蘆薈寫為 *aloes*，法文本為 *aloé*，拉丁文本為 *aloës*，都沒有與 *vera* 相連，³⁴ 因此與蘆薈對應的滿文或許僅 *alonais* 一字，其中的 *n* 可能是分別音節的符號，本身沒有發音作用。若如此，該字發音為 *alo ais*，本文轉寫為 *alo'ais*，而拉丁文的 *ë* 也是表示與前面不連音，滿文的發音與蘆薈的拉丁文發音頗為類似。

Mira 可能是另外一種帶有苦味的原料，即沒藥 (*myrrh*)，沒藥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法文本寫為 *myrrhe*，拉丁文本則是 *myrrha*，拉丁文發音幾乎同於

³¹ 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頁 15；陳可冀主編，《清宮醫案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0），頁 28。檔案日期寫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而張誠病逝於該年，時間上非常接近。

³² 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vol. 2 (http://gateway.proquest.com/openurl?ctx_ver=Z39.88-2003&res_id=xri:eebo&rft_val_fmt=&rft_id=xri:eebo:image:99365, last accessed on 18 August 2021), p. 158. 法文本《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全書頁碼是連續的；英文本《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書眉為「蓋倫與化學」，第二部分為「蓋倫」，第三與第四部分為「化學」，頁碼則分為前後兩部分各自編頁，本文引錄英文本時以前兩部分為卷一，後兩部分為卷二。

³³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s://www.oed.com>, last accessed on 10 November 2021). 本文凡引牛津英語詞典線上版，來源皆為此資料庫；以下將隨文簡註 OED，不再設註腳說明。

³⁴ 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vol. 2, p. 73; Moysse Charas, *Pharmacopée royale galénique et chymique*, p. 731; Mosis Charas, *Pharmacopœa regia chymica*, p. 119.

mira。另外，在滿文《新約聖經》之中，沒藥寫為 mirra。³⁵ 因此傳教士以 mira 表示沒藥是可能的。但在《西洋藥書》中的另一藥方卻提及 mo yo，即沒藥的漢文音譯，亦可證明《西洋藥書》有不同的書寫者，而且 mo yo 一詞的書寫者應是熟悉漢文化勝於歐洲文化的人，該處的筆跡與正文亦不同，可能是補寫者用滿文音譯漢文，補寫上各種製藥的原料。

以蘆薈與沒藥為線索，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中能找出一藥方名為 elyxir，與第十二藥方同名，而其原料分別是沒藥 (Myrrh)、蘆薈 (Aloes) 與番紅花粉 (Saffron)。本文遂懷疑第三種藥材 gorogiois 是否為番紅花粉，但二者在發音上並不類似。不過，Saffron 是番紅花的粉末，番紅花的拉丁文也是 crocus，發音略微類似，若考量到 c 發 [k] 的音，而滿文的 k 與 g 有時會互換，同時滿文無法以兩個輔音相連，因此要音譯兩個輔音相連的外來語都必須添加元音，³⁶ 特別是滿文的 r 為小舌音，前若無元音發音上更顯困難，³⁷ 因此外來語的 cro 變成 goro 是可能的。Giois 與 cus 的音結尾一致，都是 s 的音，而滿文 ioi 並非分立的三個元音，而是連音唸作 [y]，滿文拼寫大「禹」、韓「愈」均是使用三合元音 ioi，而法文 u 正是發 [y] 的音，傳教士可能寫拉丁文卻用上自己的法文發音。³⁸ 如此，gorogiois 可能是指番紅花。查《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法文本，該字作 Saffran，但是拉丁文本直接作 Crocus。³⁹ 這三個原料能與《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對應上，同時傳教士似乎多選用拉丁文詞彙。

《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提及這三種原料可搭配運用，比如三種原料混合酒露可以得到深紅色的酞劑，製成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 1493-1541) 的 Elixir proprietatis。⁴⁰ 三種原料也能另以不同配方製成抗敗血症的 elixir (Antiscorbutick

³⁵ 本文得以破解三藥方，始於張哲嘉老師提醒 alonais mira 可能即蘆薈，爾後馬騰老師另提醒 mira 或許為沒藥，遂有契機逐一破解三藥方，特此致謝。另外感謝印第安納大學李思瑩提供滿文《聖經》的線索。

³⁶ 在傳教士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給法蘭西科學院的信中，特別提及滿文無法將兩個輔音相連，因此拼 friand 時要拼為 feriand。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上卷第 2 卷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蘭西科學院諸位先生的信 (1723 年 5 月 1 日於北京)〉，頁 292。

³⁷ 比如準噶爾首領策妄阿拉布坦的「阿」，應該就是便於發音加入的字；「俄羅斯」的滿文寫為 Oros，其中 o 的音也是便於發音而加入的 (俄文 Россия 本身也沒有前面 o 或「俄」的音)。

³⁸ 感謝馬騰老師指出當時各地的拉丁文發音並不一致，各有地區特色，今日法國人也常將拉丁文的 u 唸為 [y]。

³⁹ Mosis Charas, *Pharmacopoea regia chymica*, p. 108.

⁴⁰ 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oe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vol. 1, p. 19.

Elixir Proprietatis),⁴¹ 可治療因為體液敗壞所引起的疾病，特別是壞血病，因其能夠淨化血液，並使緩慢的循環加速。三種配料也能加入香脂 (Balsom) 之中，也能搭配其他配方做成治療各種潰瘍的石膏藥 (Plaster)。⁴²《西洋藥書》使用滿文音譯其歐語詞源，而未使用中國已有的稱呼（《西洋藥書》中有許多來自漢文的音譯詞彙），似乎表示傳教士以為中國沒有這些藥物，或是無法與宮廷中當時存有的藥物對應起來，可能其中國助手也不知道這些藥物在中國的稱呼，一方面顯示藥物的罕見，一方面也顯示東方讀者不一定能清楚理解這些知識，清宮後來似乎沒有相關藥物的製作與運用，⁴³ 表示 eliksir 藥的相關知識，並未被整合到中國既有對三種藥物的認知裡。⁴⁴

⁴¹ Ibid., vol. 2, p. 232.

⁴² Ibid., vol. 1, p. 259.

⁴³ 筆者查閱《清宮醫案研究》、《普濟方》、《御纂醫宗金鑑》等書，並未見到將蘆薈、沒藥、番紅花混合蒸露的記載。

⁴⁴ 《本草綱目》認為三種藥物均來自域外，蘆薈具有療熱風煩悶、療五疳、殺三蟲及痔病瘡癩、解巴豆毒、明目鎮心等諸多功效；沒藥則具有破血止痛、療金瘡杖瘡與諸惡瘡痔的功效；番紅花則主治「心憂鬱積，氣悶不散，活血。久服令人心喜。又治驚悸」。關雪玲提及的「活絡敷藥法」中包含沒藥，番紅花則似乎珍貴少見，必須依靠他人入貢，也未見將三種藥物一同蒸餾製藥的記載。三種藥物初傳入中國時，數量也較為稀少。勞費爾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考證番紅花本身就極為稀少，在亞洲西部也是一直依靠人工栽培，仿冒品也多，同時也容易與其他植物混淆，比如李時珍 (1518-1593) 就混淆了紅藍與番紅花；中國對番紅花之認識頗為模糊，因為此物並沒有移植中國本土，中國對此物之異名「泊夫藍」與「撒法郎」，應是來源於元代傳入的阿拉伯文，也間接表示中國直到元代後才對番紅花有比較詳盡之認識。漢文沒藥一詞可能是阿拉伯語或伊朗語的譯音，但古人將這種非洲產的藥物當作印度所產，此藥物應是透過馬來西亞傳入中國，而在唐代當作鎮痛劑使用，治療傷口、墜馬、婦女墮胎與產後的心腹疼痛，但是相關知識似乎只侷限於藥師，一般人對其理解並不多。唐代傳入中國的蘆薈，則似乎是經海路從馬來西亞進入中國的廣州，被當作是來自波斯，漢文的詞源則可能是阿拉伯語或希臘語。三種原料早期在中國的傳播似乎有限，可能因此導致傳教士不清楚三者的中文名稱。當代的使用上，研究指出蘆薈具有瀉藥的功用，對於潰瘍的治療也有效果，其凝膠外用於皮膚上也有療效，《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中蘆薈若單獨使用，常是作為輕瀉藥丸或強化藥丸的基本成分，但中醫方面沒有相關記載；沒藥則確實有愈合傷口與抗菌之療效，這效果似乎在東西方一致；番紅花則有抗憂鬱的效果，中醫亦有此記載。以上可見李時珍，《新訂本草綱目》，卷 34，〈木部〉，頁 1128、1120；卷 15，〈草之四·陸草類上五十三種〉，頁 564；關雪玲，《清代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 60、118-119；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 著重於栽培植物及產品之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143-147、308-311；薛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頁 423-424；安德魯·薛瓦利耶 (Andrew Chevallier) 作，林婉婷、賴柏任翻譯，《西洋藥草百科》（新北：楓葉社文化，2021），頁 60、85、89；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vol. 1, p. 182.

(二) Elixir 藥的藥效與《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的比對

在藥效上，未見到《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對 elixir 藥的描述有與第六藥方完全吻合者，但能見到部分文字的吻合，比如《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提及某種 elyxir，製作時可以加入麝香或龍涎香的酏劑（見附表第一列）；另有一種 elyxir，其用法是以棉花沾濕後放入牙洞中，以舒緩牙痛，⁴⁵ 而第六藥方也提及「若牙痛，將棉花沾附此藥，塗於牙上為佳」。根據《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可見當時西方的 elixir 各家有不同配方（見附表），傳教士應該是綜合各家之言，從中選取相關藥材與原理來製藥，而非僅複製單一藥方，故在比對第六藥方與《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對其原料的記載時，有時會看到類似第六藥方的描述散在各處，但未能找到與第六藥方一模一樣之物。因此，要完成此項比對工作，不能僅從書的目錄與藥物名稱找尋線索，而是必須正確翻譯滿文後，逐字逐句查找，方能查到散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各處的相關記載。

與《西洋藥書》第六藥方之內容散見於《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不同，第十二藥方的內容能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找到集中的篇章。第十二藥方的內容即見於前述由蘆薈、沒藥、番紅花三種原料製成的 elyxir 藥篇章中。該篇章描述這種 elyxir（三種原料加上硫磺）的功效為：

保護身體，尤其是老人的身體所必需的；他稱讚它是治療所有肺部疾病、對抗傳染性病症和疫氣、強化胃部與頭部、緩和胃部與頭部的疼痛、治療眩暈、增強記憶力、打破腎的石頭、避免痛風和麻痺、可以治愈每隔四日發病的瘧疾、保持青春、延年益壽、治愈和鞏固傷口和內部潰瘍的藥劑；總而言之，以一種神祕的特質來克服所有疾病，不論冷熱。劑量是五、六至十二或十五滴酒，或任何其他適當的酒。⁴⁶

⁴⁵ 原文為：“You may also put it into hollow teeth, dipp’d in Cotton, to appease the tooth-ach.” 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vol. 2, p. 66.

⁴⁶ 原文為：“necessar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bodies, especially of old men; he commends it as a wonderfull remedy against all diseases of the Lungs, against contagious distempers and pestilent Airs, to strengthen and assuage the pains of the stomach and head, to cure vertigo’s, strengthen the memory, break the stone in the Reins, to be a preservative from the Gout and Palsy, to cure quartain, to preserve Youth, and lengthen out old age, to cure and consolidate wounds and inward Ulcers; and in a word, by an occult quality to overcome all diseases, as well hot as cold. The dose is from five or six to twelve or fifteen drops in wine, or in any other proper liquor.” Ibid., p. 68.

本文將《西洋藥書》、《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類似的內容做成對照表，如表一所示：

表一：《西洋藥書》第十二藥方與《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elyxir 藥效比對

| 《西洋藥書》 | 《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 |
|-----------------------|--------------------------|
| 此藥若用於胸肺之病，奇佳 | 治療所有肺部疾病 |
| 能避開染於人身的惡疾、疾疫、疫氣 | 對抗傳染性病症和疫氣 |
| 對心腦有益，可止頭痛 | 強化胃部與頭部、緩和胃部與頭部的疼痛、治療眩暈 |
| 能增加人之悟性 | 增強記憶力 |
| 可弄碎腎部所生如石頭之物使其排出 | 打破腎的石頭 |
| 強化胃腸 | 強化胃部與頭部、緩和胃部與頭部的疼痛 |
| 治療間二日發病一次的瘧疾 | 治愈每隔四日發病的瘧疾 |
| 可治半身麻痺之病、骨節疼痛之病 | 避免痛風和麻痺 |
| 對治療一切因冷熱所生之病均有助益 | 一種神祕的特質來克服所有疾病，不論冷熱 |
| 護身 | 保護身體 |
| 益壽，髮鬚長久不白 | 保持青春、延年益壽 |
| 又能治內癰疽 | 治愈和鞏固傷口和內部潰瘍 |
| 使用時酌情取六滴、十滴、十二滴，摻入酒也可 | 劑量是五、六至十二或十五滴酒，或任何其他適當的酒 |

自表一可見第十二藥方為益胸肺之藥，而《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所載之藥方則能應付所有的肺部疾病；第十二藥方可避開各種疫氣，《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也提到能夠對抗疫氣 (pestilent Airs)；第十二藥方對腦有益，可以止頭痛，增加人的悟性，而《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所載之藥方也對腦有益，能增強記憶；第十二藥方能幫忙腎部結石的排出，而《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所載之藥方也提到 stone in the Reins (查 OED, Rein 在十七世紀可指腎臟)；兩者也都能強化胃，能夠益壽，都可以治療麻痺，都能夠對抗因為冷、熱所引發的疾病，《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可以治療四日發病一次的瘧疾 (quatraïn)、痛風、內在的潰瘍，第十二藥方可以治療間二日之瘧疾、骨節疼痛、內癰疽。這兩個藥方經對比十分類似，但仍有一些不同。傳教士書寫這些略微不同的藥效，是別有發現，還是為了順應滿漢文的知識脈絡，都是可以再追索的問題。但至少透過此例可知《西洋藥書》的寫作確實參考了《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而不是過往學者認為的兩者「完全不同」，這樣的成果也為未來進一步的比對提供了基礎。

三、在音譯知識中的意譯知識：Da halhūn 的相關表述

三個 eliksir 藥方涉及許多音譯而來的知識，上一節已詳細考證其詞源，但在三個藥方的行文表述中，卻有一個概念是用意譯的方式引介而來，即 da halhūn（原本的熱）一詞。下文將考證該詞，並藉以比較音譯與意譯兩種知識引介策略的差異，藉此凸顯三則 eliksir 藥方作為音譯而來知識的特質。

Da 為滿文的根本、根源、本、元之意，halhūn 則為熱的意思。《西洋藥書》出現了三次：一次為第二藥方「適合於胃的藥油」，提及「此油有健胃，增進飲、食的功效，而且也有補心，增益 da halhūn 的功效」。第六藥方「對壽命有益的 eliksir 藥」，提及「能夠使心暢快健壯、補氣、對 da halhūn 有利、固精血使其不變」。另一為「四種新藥」的 eliksir 提到「使弱轉為強、使心暢快、使血液不變、保持身體之 da halhūn、幫助消化食物之功效」。

筆者曾將 da halhūn 譯為「元陽」，因為《西洋藥書》的第二藥方在 da halhūn 前提到 niyaman-be nicembi（補心）一概念，而中醫有「心有溫煦之功，故心屬火」的說法，故認為 da halhūn 概念與此有關，但又因中醫另有所謂「元陽」，即腎陽，故又認為 da halhūn 與元陽有關。⁴⁷ 張誠曾在描述藥方龍涎香露的藥效時，提及「此藥有健腦補心之功效。故服後可補氣血兩虧者，使之健壯；提精補神，加強消化，保元溫陽，身心舒暢」。其認為「保元溫陽」一語或許與「元陽」概念有關。⁴⁸ 第六藥方中 da halhūn 也再次出現，並列的藥效也包含「保護精血使其不變」。筆者遂將 da halhūn 翻譯為「元陽」。

然而，上述說法忽略《西洋藥書》是引介西方藥學之書，應先嘗試從西方脈絡考察該詞。筆者一度考慮 da halhūn 可能指人的「恆溫」，但第六藥方的藥效是增加 da halhūn，譯為「增加恆溫」，意義上似乎不對。為考求 da halhūn 之意涵，本

⁴⁷ 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頁 16。其所引用的說法見謝觀編，《中國醫學大辭典》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415；余瀛鯨、蔡景峰，《醫藥學志》，收入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編，《中華文化通志》第 7 典第 64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117、121-124、132-138。

⁴⁸ 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頁 16。其引用內容可見陳可冀主編，《清宮醫案研究》，頁 28；楊豔麗，〈康熙皇帝與中西醫結合〉，《文史天地》，12（貴陽：2012），頁 11-12。

文考察了《格體全錄》中的相關段落，並暫時將該詞譯為「原本的熱」。⁴⁹

《西洋藥書》未對 *da halhūn* 作出清楚說明，筆者遂考察《格體全錄》中的相關內容。⁵⁰《格體全錄》中〈論人氣的種類〉一節提及：

探明事物道理的書，提及人的精液有齊備全身之性、型的神奇之氣。男、女之精液，於子宮互相會合時，兩邊的氣合在一起後，凝結而逐漸產生形貌之後，才造定靈魂，變成為人。腹中的小孩一開始所接受的氣，稱之為使身、命存在的元氣。因其性熱，又名為 *da halhūn*。⁵¹

因此可知該概念指的是生命初形成之時，人所得到的那股元氣，因為性熱而被稱為「原本的熱」。《格體全錄》另外有其他篇章提到 *da halhūn*，可一併參看。在〈論心臟的位置、形狀及大小〉中，提及心臟不宜過大，便說明道：

若要說是什麼原因，心的尺寸若大，心腔也大，其肌肉鬆軟，若心腔大而鬆軟，其跳動慢而容納在心中的 *da halhūn* 無法快速收聚，容易散失。由於心腔大而鬆軟，*da halhūn* 容易散失，因此心之 *da halhūn* 變得無法充滿心腔。若無法充滿，跳動更慢，*da halhūn* 變得更弱。若變弱，輸送到全身的血的熱也變弱。若輸送到全身的血的熱變弱，人之性情就變得軟弱膽怯。⁵²

看起來 *da halhūn* 是存在於心臟中的一股能量，而在〈論呼吸時氣的出入〉則提到可以透過人的呼吸加以補充輔助：

呼吸而外面的新氣進入時，這些新氣經由小泡的孔，進入靜脈的分支之後，混合入血。新氣中硝之特質多，摻雜於血中的從食物所生的黏稠津

⁴⁹ 渡邊純成則將此詞譯為「基本的熱」。渡邊純成，〈滿洲語医学書『格體全錄』について〉，《滿族史研究》，4（東京：2005），頁74。

⁵⁰ 感謝顧松潔師姐告知《格體全錄》中所有關於 *da halhūn* 的段落所在。

⁵¹ 原文見 *Wargi namu oktosilame niyalma beye giranggi sudala nirugan-i gisun*, vol. 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2929h>, last accessed on 8 November 2021), pp. 278-279. 此段落亦見於定本，可參 Dominique Parrennin, *Ghè ti tchiowan lou bithé*, vol. 8, pp. 21b-22a.

⁵² 原文見 Dominique Parrennin, *Ghè ti tchiowan lou bithé*, vol. 2, pp. 35a-36a.

液中，硫磺的特質多。這兩種〔特質〕互相會合，就變得跟火一樣熱，能輔助 da halhūn 以供養身體。這兩種〔特質〕互相會合之後，能協助 da halhūn 供養身體一事，若要比喻，就如同點燃的燈盞有油，通氣時，燈盞之光不滅，假設沒油，燈盞即滅，雖然有油，若不通氣，燈盞亦滅一樣。⁵³

Da halhūn 雖然在心，但本身也是消化所需要的能量；若沒有 da halhūn，胃便無法將食物加熱而消化。〈論賁門疼痛、無法消化〉提及：

所謂胃的消化能力，正是指胃的 da halhūn 與消化東西的濃辣痰水等項。平常體健之人飲食之物，到了胃之後，被此濃辣痰水沖刷而腐朽之後，被胃的 da halhūn 悶熟而化時，不用多久物體的本來面貌改變而消化，非常熟之後才經幽門進入腸子。所有人都是如此。……或是胃的 da halhūn 減弱，……輕則消化飲食之物變得遲緩，重則不能消化。⁵⁴

〈論飲食失調〉提及：

假設胃部中，自腦、肝兩處所來的無用之水變多，此水或變濃，或堵塞乳糜管之後津液無法吸收，胃的 da halhūn 因此消化食物的濃辣之水而推遲減弱之後，人變得不甚喜愛食物。內外發熱之人變得太不想食物一事，正是胃的 da halhūn 的威力，被全身內外發熱之熱所分，食慾稍微減弱之故。有些體胖之人不甚喜愛食物，或是食量變小一事，也是此 da halhūn 的威力，被全身的肉、油所分，食慾稍微減弱之故。⁵⁵

而在談論人的毛髮時，《格體全錄》再次對 da halhūn 作出了解釋：

任何地方長出的毛髮，都是供養身體後剩餘的血中粗而潮濕的津液，被身體的 da halhūn（人生成時所領受的元氣，稱為 da halhūn）向外驅走

⁵³ 原文見 *ibid.*, pp. 72b-73b.

⁵⁴ 原文見 *ibid.*, vol. 6, pp. 59b-60b.

⁵⁵ 原文見 *ibid.*, pp. 66a-66b.

後，經由表面的皮膚的細孔出去後，凝而乾燥後成為毛髮。⁵⁶

《西洋藥書》三個藥方提及 *da halhūn* 的時候，都提到該藥對心臟的幫助，這應該與《格體全錄》認為 *da halhūn* 積聚於心臟的想法有關，《格體全錄》中也能見到 *da halhūn* 被認為是人消化能力的主要能量，因此可以見到《西洋藥書》中的 *eliksir* 藥效都包含促進消化能力，而 *da halhūn* 另外在《西洋藥書》中的第二藥方「適合於胃的藥油」中出現，應該也與這樣的思想有關。如此看來，《西洋藥書》與《格體全錄》在這一方面頗為相合。

然而，類似 *da halhūn* 的概念似乎更早之前便已傳入中國。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的《性學摘述》論人之生長，便提及：

物之所繇生活者，大關有二，一為元熱，一為元濕，譬如燭光，有火有油，無火則滅，無油亦滅，火常消油，欲存其火，必須補其所消之油。人之活體，或受外物之侵，或被內熱之損，不補亦不能活也。……補養者，用飲食膏潤之質，補其元溼，即以補元火之所耗也。……至胃為第二化，胃之左邊有膽，膽有細脈，以通熱氣于胃，如火上之加薪，右邊有肝有脾，是為血府，自有餘熱到胃。胃所化，既為百骸所需，有骸，各以其火輸焉。⁵⁷

而在討論人的壽命時，也提及元熱、元濕的概念：

人含生命，其壽夭之故，歸在二端，元熱元濕是也。肉軀備火氣水土之德，即具燥熱寒濕之情，而燥與寒不過輔熱輔濕而已。熱與濕為君其相得則為壽根，其不相得則為夭根。其濕欲如油之濕，不欲如水之濕，油之濕養火，水之濕滅火也。其熱欲如氣之熱，不欲如火之熱，氣之熱溫而易調，火之熱烈而有損也。人生元熱元濕，自母腹帶來徧身都是，而元熱無時不尅濕，如火無時不化物。然而所繇得滋補其元濕者，賴有飲食脂潤之氣也，……如太滿之油反能滅燈。……元濕者，母胎最初之精

⁵⁶ 原文見 *ibid.*, vol. 3, p. 4a.

⁵⁷ 艾儒略著，葉農整理，《性學摘述》，《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卷3，〈約論生長〉，頁157-158。

氣，而飲食終屬粗物也。……生命之根，在元火元濕之和。……多思多勞多怒多慾，又如多食缺食，懈怠懶散而不運動，或能耗散其元火，或能閉藏其元火也。⁵⁸

其中元熱與元火兩概念，似乎互換使用，利用燈油的比喻，也與《格體全錄》相似，似乎都顯示元熱彷彿生命延續的一種能量與象徵。但亦有不同之處，《格體全錄》似未提及元濕的概念，而多談 da halhūn。《格體全錄》以談 da halhūn 為最初之元氣，《性學摘述》則以元濕為最初之精氣，同樣以燈油比喻，《格體全錄》則多論空氣的作用。但這種元熱自娘胎以來便全身都是，也能讓我們理解《格體全錄》未說明清楚的胃為何也有元熱——或許元熱全身都有，但心為其本府。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的《主教緣起》也有類似的說明：

故凡人，或傷其切要一肢（如心與首）則死，或原熱盡耗則死，傷肢之死變也，熱盡之死嘗也。置變論嘗，則原熱之盡，或因原濕過少，養熱無資而死，或因原濕過盛反減其熱而死，凡此皆足致靈魂之去，則皆死之故也。……凡生須熱濕相濟，而濕分又須勝於熱分。如紅液血多，則生，濕勝故也；黃液（主怒）多則死，熱勝故也；白液（痰）多，則死，所進飲食，俱變為痰（此非原濕，皆飲食之渣滓也），甚害原熱，久之焦枯而死；黑液多，則死，犯者其人過悶，久之氣耗肉枯而死。⁵⁹

同樣可以看到熱與濕必須相濟，同時也能見到元熱與元濕亦可作「原熱」與「原濕」，而原濕似乎指血液，⁶⁰ 因為只有血液多不會致死。同樣也提及了消化的作用，以及白液過多對原熱的傷害。

滿文之 da 翻譯為「原」或「元」均可，從上下文意來看，da halhūn 似乎正是「原熱」或「元熱」，應是歐文的同一詞彙在不同時間分別譯成滿文與漢文，但也可能是傳教士內部對漢文以及過往傳教士漢文典籍有一些掌握，而有傳承之關係。《格體全錄》與十七世紀早期傳教士的說法略有差異，或許也可見到當時歐洲學術

⁵⁸ 同前引，卷 8，〈論壽夭〉，頁 200。

⁵⁹ 湯若望著，紀建勛校點，《主教緣起》，收入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 2 輯第 7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卷 2，〈人生死之故〉，頁 59-60。

⁶⁰ 范行準認為元濕指血液。范行準，《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頁 138。

界對於 *da halhūn* 的不同學派或不同時間的解釋。

那麼 *da halhūn* 在歐洲文獻中，會以什麼樣的詞彙表達呢？巴多明稱自己翻譯《格體全錄》時，使用了迪奧尼斯 (Dionis) 的著作，因欣賞其清楚與準確，而根據該書的順序和方法以滿文對人體器官作了解釋。⁶¹ 學者認為迪奧尼斯指的是皮埃爾·迪奧尼斯 (Pierre Dionis, 1643-1718)，⁶² 巴多明應是選用其 1690 年完成的著作《人體解剖學及血液循環新發現》(*L'anatomie de l'homme suivant la circulation du sang, & les dernières découvertes*)。

《人體解剖學及血液循環新發現》有 1716 年的英文譯本，筆者初步閱讀後，覺得 *da halhūn* 或許與該書中「不發光的火」(unluminous Fire) 或是 natural Heat 等概念相關。前文引述的《格體全錄》提及人的心臟若大，人容易膽小，原因在於心臟大無法收聚 *da halhūn*，而在《人體解剖學及血液循環新發現》也出現類似論述：

一顆大的心臟比一顆小的心臟更無勇氣；因為前者軟而鬆弛，心室更大，熱量較少，因此對血液的傳遞較少；而另一方面，小心臟緊密、結實、堅韌、具有小心室、包圍了更多以它為中心的不發光的火；並通過這種熱的優點，使血液的 Spirits⁶³ 運動起來，從而使人變得勇敢而無畏。⁶⁴

這種「不發光的火」帶有熱性，與《格體全錄》相互比較，能與 *da halhūn* 對應

⁶¹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上卷第 2 卷，〈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蘭西科學院諸位先生的信（1723 年 5 月 1 日於北京）〉，頁 298。

⁶² 關雪玲，《清代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頁 222；王敵非，《歐洲滿文文獻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21），頁 47-48。

⁶³ 查詢 OED，此字的解釋有：“A subtle or rarefied substance believed to be carried in the blood and to give life to all parts of the body.”

⁶⁴ 原文為：“A great Heart speaks less Courage than a little one; for the former being soft and flaggy, and having larger Ventricles, is possess'd of less Heat, and by Consequence imparts less to the Blood: Whereas, on the other Hand, a little Heart, being firm, solid and hard, and having small Ventricles, encloses more of that unluminous Fire of which it is the Centre; and by Virtue of that Heat, puts into Motion the Spirits of the Blood, so as to render the Person Daring and Brave.” Pierre Dionis, *The Anatomy of Humane Bodies Improv'd, according to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All the Modern Discoveries*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W0107029144/ECCO?u=eccoanz&sid=bookmark-ECCO&xid=c797e401&pg=1>, last accessed on 10 March 2023), p. 263.

上，都是因為心臟小能夠將熱能蘊含於心臟中，而促進血液的流動。

《人體解剖學及血液循環新發現》在另一處說明提及「沒有光的火」(Fire without light)，其說明精液進入子宮之後，受到子宮擠壓而形成身體各個部位，而最精巧的部分留在核心，之後：

胚胎的各個部分就這樣形成了，Spirit 最精巧的部分繼續留在新形成的身體的中心，亦即心臟與那裡製造了一種沒有光的火。它是由不斷通過那裡的血液的循環運動所引起的。此即 natural Heat；它的維繫產生了生命，正如其毀滅導致死亡一樣。⁶⁵

這段討論胚胎形成過程的文字，與《格體全錄》討論精氣的篇章類似，顯示 da halhūn 或 natural Heat 都是生命開始形成時，精液中的最核心部分，只是滿文以「氣」來表達，歐語中的 Spirit 是否與滿文譯本的「氣」或是「靈魂」對應，未來可再深入探討。《人體解剖學及血液循環新發現》還提及消化作用是透過胃的 natural Heat 所推動的，⁶⁶ 這點也與《格體全錄》將 da halhūn 當作消化能量的論述類似。根據以上比對，本文推斷 da halhūn 在歐語的表述即 natural Heat，而法文則為 chaleur naturelle。⁶⁷

這樣的概念在西方有很長的源流，學者指出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 B.C.-322 B.C.) 便認為左心房是血管之源，更是生命元熱 (vital heat) 之所自。⁶⁸ 同時，亞里斯多德也指出心臟大的動物比較膽怯，心臟小的則比較勇敢，原因便在於 vital heat 較無法溫暖一顆大的心臟，因為同樣分量的熱 (fire) 在大心臟中所能發揮的效果不如在小心臟中。⁶⁹ 此外，亞里斯多德也主張食物進入胃部，透過附近的 vital

⁶⁵ 原文為：“The Parts of the Fætus being thus form’d, the subtilest Part of the Spirit continues in the Centre of the new-form’d Body, i. e. the Heart and there makes a sort of Fire without light which is led by the Circular Motion of the Blood that passe there incessantly. This is the Natural Heat; the Preservation of which causes Life, as its Destruction does Death.” Ibid., p. 230.

⁶⁶ 原文為：“We agree, that this Dissolution is assisted by natural Heat both of the Stomach and the adjacent Parts, and that this does facilitate even the Penetration of the Dissolvent . . .” Ibid., pp. 124-125.

⁶⁷ Pierre Dionis, *L’anatomie de l’homme suivant la circulation du sang, & les dernières découvert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488581t>, last accessed on 4 March 2022), pp. 314-315.

⁶⁸ 祝平一，〈方寸之間——天主教與清代的心、腦之爭〉，《漢學研究》，34.3（臺北：2016），頁 127-128。感謝祝平一老師在會議上告知 heat 在西方知識中的相關表述。

⁶⁹ Gad Freudenthal, *Aristotle’s Theory of Material Substance: Heat and Pneuma, Form and Soul* (Oxford:

heat 將其轉化，食物的一些成分便化為血液，再化為精液，之後則是肉體、骨頭、體液以及廢棄物。而元熱推動了血液流動，進而促進人體的成長。⁷⁰ 一方面可見《西洋藥書》增益元熱、固精血的說法應與上述的思維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見《性學摘述》、《格體全錄》、《西洋藥書》所引介的歐洲學說，許多仍是延續希臘哲學家的學術傳統與命題，在今人看來這些學說頗為類似，但其間差異可能是各家基於同一學術典範的不同觀察，比如各方關於心臟大小與勇敢與否間關係的論說看來十分類似，但亞里斯多德是以比例問題說明，《格體全錄》則更詳細說明了元熱散失的過程；元濕的學說可能也是學說倡議者從亞里斯多德對血液與 vital heat 關係的論述所推導出來。這些今人看來的「大同小異」都是學科發展史與知識交流史上值得注意的面向。

這樣的概念在東方是否造成什麼影響呢？滿文譯本的 da halhūn 目前尚看不出其在清宮的影響，但是「元熱」一詞在當時的中國則被一些人接受而有所引申，以下即舉康熙年間的醫者王宏翰 (1648-1700) 為例。王宏翰之論著吸收許多傳教士的醫學理論，其亦論元熱：

物之所由生活者，有二，一為元火，一為元濕，譬如燈光，有火有油，無火則滅，無油亦滅，火常消油，欲存其火，必須補其所消之油，庶可得以存其光也。人之活體，或受外物之侵，或被內熱之損，不補亦不能活也。……如人內熱骨蒸，飲食不進，則元溼無補，而元濕為熱漸消，復無補養，則身無元熱之德，亦全無元溼之資，靈性於是離身矣。⁷¹

內容前半部分與《性學摘述》類似，但以元熱為元火，後面又提及元熱，可見當時人似乎混用二詞。

不過來華學理並非鐵板一塊，進入中國之後也有不同的理解與互動。王宏翰認為：「元神即靈性，……即天之所命之靈性也。元質即體質內含覺性，……覺性之原，一曰元火，一曰元氣，一曰精血，即母胎中先天之稟受也。……（形質即元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49-50.

⁷⁰ Paul Studtmann, "Living Capacities and Vital Heat in Aristotle," *Ancient Philosophy*, 24.2 (2004), pp. 368-369.

⁷¹ 王宏翰撰，陳熠編選，王翹楚審定，《醫學原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據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刊本影印），卷2，〈生長賴補養論〉，頁107-108。

質，而元質即形體精血之質，是父母受生所稟精血形質之元體也。）」⁷² 這是在元火概念之外另外講元氣概念，與《格體全錄》以元火為元氣的說法不一樣。其又認為：「夫男女交媾之始，皆動元火元氣而後精聚，兩火氣感，則兩精滲洽，凝於子宮。……與元火生活發動，如醉水和麵，罨鬱而熱發也，遂成三泡。……心為百體之君，元火之府，生命之根，靈神之寓。」⁷³ 同樣以元火討論生命之開始，但內容略有不同，不過以心為元火之府這點則類似。學者認為元火一詞是傳統醫學用語，⁷⁴ 則艾儒略與王宏翰的用語可能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另外，王宏翰注重所謂「命門」的說法，認為「臍與命門，生於百體之先，故命門對臍中」，⁷⁵ 並指出：

人之始生，先臍與命門，故命門為十二經脈之主，一曰真火，一曰真氣，一曰動氣。真火者，人身之太極，無形可見，先天一點之元陽，兩腎之間是其息所，人無此火則無以養生。曰真氣者，稟於有生之初從無而有，即元氣之本體也。……命門者，立命之門，乃元火元炁之息所，造化之樞紐，陰陽之根帶，即先天之太極，四行由此而生，臟腑以繼而成。⁷⁶

這邊又提出許多概念看似相類但不知是否相同的說法，比如兩腎之間有「真火」，是先天的「元陽」，另外提及命門是元火元炁之息所，又與心為元火之府的說法不同，應是指命門為生命肇生、心臟尚未形成之時的所在地。

在論腎的專章中，王宏翰提及：

物物具四元行，四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五臟均有四行，乃指坎中之陽為火，指右腎為少火者，但坎中之陽者，即兩腎中間命門真元之氣是也，為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謂之元陽元火可也，或以兩腎分

⁷² 同前引，卷 1，〈元神元質說〉，頁 25。

⁷³ 同前引，〈命門圖說〉，頁 51-53。

⁷⁴ 祝平一，〈通貫天學、醫學與儒學：王宏翰與明清之際中西醫學的交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1（臺北：1999），頁 169。

⁷⁵ 王宏翰，《醫學原始》，卷 1，〈命門圖說〉，頁 51。

⁷⁶ 同前引，頁 54-55。

作水火實謬也。⁷⁷

將中醫的元陽與元火並列，並認為中醫所講之腎陽應在兩腎之間，似乎是將中醫的元陽與西醫的元火當作同一概念，並在傳統中醫的領域提出新看法。這說明當時中西醫多少有些類似的觀察與概念而能夠對話，也會在對話後自然將某些概念帶回自己的母文化之中，並以母文化的認知框架去理解。這也讓我們看見一些知識交流的趨勢，發現與音譯而來的知識相比，意譯的知識較容易為接受者理解，因為使用的是接受者母文化的詞彙，接受者在母文化詞彙引導下能較快理解知識的意義，但也可能受母文化詞彙的誤導而將詞彙比附到自身文化。同時，前引《清宮醫案研究》提及張誠的龍涎香露有「保元溫陽」的功效，假若真有此事，這是否表示傳教士也透過漢文詞彙「元陽」引介 *da halhūn* 的概念，又是否影響清宮藥物的運用，是未來可以觀察的面向。

四、《西洋藥書》eliksir 藥的西方醫學邏輯

以上兩節處理 eliksir 藥的個別詞彙問題，透過比對找到許多陌生詞彙的西方知識來源。然而，eliksir 藥描述所能治療的諸多疾病，是否有其西方醫學的內在邏輯，或者只是各種症狀的羅列？本文認為 eliksir 藥三個篇章的行文，其實是依據西方醫學的邏輯寫成的。以下試分析之。

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中，作者整合了西方長期流行的四元素（土、火、風、水）學說，以及帕拉塞爾蘇斯以來煉金術士所提倡之物質是由硫磺、水銀及鹽所構成的說法，認為透過蒸餾便可先後獲得組成物質的五個部分：漿（Flegm，屬於元素中的水）、⁷⁸ 露（Spirit，⁷⁹ 為元素中的水銀 (Mercury)）、油（Oyl，為元

⁷⁷ 同前引，卷4，〈腎〉，頁410。

⁷⁸ 愛拉稱其如同水，OED 釋義為蒸餾得到的無臭無味的水狀物質（“Any watery, odourless, and tasteless substance obtained by distillation.”）。此字亦指四體液中的黏液，於本書中多有混用。

⁷⁹ 《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提到許多不同成分的 Spirit，此字應即藥露一詞的詞源。根據 OED，當時蒸餾出來的 Spirit 一般認為是物質的核心部分，但樣態有液體與揮發性液體的說法，晚出的《格體全錄》則用 *sukdun*（氣）來表示該種樣態。Dominique Parrennin, *Ghè ti tchiowan lou bithé*, vol. 8, p. 3b. 本文另外考慮過如精油的「精」之類的譯法，但「藥露」是過往確切使用的名詞，同時 Spirit 也能代表露水，因為過去的人以為露水是從地球抽取出來的物質，故此處譯為「露」。感謝顧松潔師姐提醒《格體全錄》的相關段落。

素中的硫磺 (Sulphur)、鹽 (Salt, 即元素中的鹽)、土 (Earth, 即元素中的土)。⁸⁰ 由於所有物體都由這些元素組成, 加熱蒸餾便可將物質的五個組成部分依序分出, 越晚分出的越稠並越呈固態。

因此, 傳到中國的藥露, 應是蒸餾所得的第二種組成部分, 透過《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的說明, 則可以知道 eliksir 藥的功效為何如此。在其看來, 物質中「土」的部分, 與「露」及「鹽」的部分混雜後容易在人體內淤積, 導致膀胱與腎臟結石等疾病,⁸¹ 而露則能保持血液的活性, 淨化血液, 並溶解結石, 保持身體基本的水分與濕度, 恢復失語者之說話能力。⁸² 其中許多正是《西洋藥書》中 eliksir 藥所應對的疾病, 這應該是《西洋藥書》以 eliksir 「藥露」應對這些疾病的緣故。此外, 能夠應對上述疾病的, 還有硫磺的部分, 該部分被認為是不朽的, 能抵抗寒冷、守護 natural heat, 能增強物質本身的核心特質, 其型態介於鹽與露之間, 故可透過連續蒸餾與兩者結合, 進而製作 elixir、萬用藥物 (Universal Medicines) 與其他化學藥物。⁸³ 這種不朽與保有 natural heat 的特質, 與延年益壽且能增益元熱的 eliksir 藥亦吻合, 其本身又是製作 elixir 的核心成分, 而促進神經與肌肉運動的功能, 或許也與 eliksir 能應對麻痺等症狀有關。若按照《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的說明推敲, eliksir 藥露應是蒸餾過程中第二與第三階段的成品, 並非僅是單一階段的成品。在中國人看來蒸煮取露僅是單一過程, 但在西方的知識脈絡卻細分至五個階段, 但或許背後的原理過於繁複, 是故傳教士引入相關知識時, 並未引介背後複雜的物質組成原理, 而是將其作為單一成品向清宮引介其藥效。

在治療的原理上, 《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雖未說明 elyxir 的運作原理, 但透

⁸⁰ 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vol. 1, pp. 2-3. 根據 OED, 原先硫磺三元素說是被用來反對四元素說的, 但後來一些理論家混用兩個體系, 到十七世紀結合兩種學說的五種組成部分的說法變得越來越普遍。

⁸¹ 原文為: "It stops the Pores, it engenders Obstructions, it incorporates with the salts and spirits, and begets stones in the bladder and reins, and very much contributes to the Original of several Diseases." *Ibid.*, p. 6.

⁸² 原文為: "It dissolves Stones, purifies the Blood; it restores and renews the radical moisture. It restores the speech to them that have lost it." *Ibid.*, p. 4.

⁸³ 原文為: "This Sulphur, being like Oyl, is a substance between Spirit and Salt, so that it may be united to them by Circulation, for the making of Elixirs, Universal Medicines, and all the rare preparations of Chymical Pharmacy. This sulphurous Principle being separated from all the rest, not only resists cold, but of it self never congeals. . . . It cherishes the natural heat. It is a great Friend to the Nerves, and facilitates the motion of the Muscles: It is the Balsom of all things. . . . It increases the Spirits, in Vegetals and Animals." *Ibid.*, pp. 4-5. 其中提到增強植物與動物的 Spirits, 本文推敲上下文應是指其為物質的核心部分, 因此譯為能增強物質的核心特質。

過該書其他藥方的說明推測，能發現《西洋藥書》中 *eliksir* 藥露所應對的疾病多是寒冷與四體液中性質濕冷的黏液（*flegm*，今寫作 *phlegm*）所致，而透過增益 *natural heat* 的方式可改善這些疾病的症狀。關於黏液，《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提及咀嚼某些藥物可以協助大腦排下黏液，⁸⁴ 由此推測黏液不應積聚於大腦。另外，尿路不通等疾病，也與黏液的積聚有關，此問題有時與尿管結石在書中被一同提及。⁸⁵ 黏液若積聚於呼吸系統中，則如今日認知的「痰」，⁸⁶ 會阻礙呼吸通道，造成喘、咳嗽等相關疾病。⁸⁷ 另一處提到某種糖漿對大腦跟胃等器官有益，能夠治療中風、麻痺（該字尤其指四肢不自主顫動，《西洋藥書》也提到 *eliksir* 藥能應對抽搐）、癲癇等大腦寒症，也能移除黏液等濃稠體液所造成的大腦阻塞。⁸⁸ 某種藥丸也被提到特別能清除黏液，治療由此而起的諸多疾病，比如痛風、風濕等關節疾病，亦能治療同一體液引起的胃腸疾病。⁸⁹ 另一種成分含沒藥的藥丸則能清除來自大腦、積於胃與下腹部的黏液。⁹⁰ 月桂果油則提及能改善身體因黏液與冷風帶來的異常，包含腦、神經、關節、胃、腸、肝、脾、腎臟等受寒而引起的疾病，頭痛、耳朵疼痛等都包含其中，亦能減緩瘧疾等疾病引起的顫抖。⁹¹ 由此可

⁸⁴ 原文為：“Masticatories, are also call’d Apophlegmatismes, because their chief work is to bring down flegm from the Brain.” *Ibid.*, p. 60.

⁸⁵ 原文為：“Nor can we otherwise believe but that this Syrup will give considerable ease to those that are troubl’d with Gravel in their Reins, Ureters or Bladder, or any thick or viscous flegm, which stopping the Urinary-pipes, stops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Water; or to those that are subject to relapse into these Distempers.” *Ibid.*, pp. 84-85.

⁸⁶ 艾儒略等人早期亦以「痰」翻譯黏液。艾儒略，《性學彙述》，卷3，〈論四液〉，頁158-159。

⁸⁷ 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vol. 1, p. 93.

⁸⁸ 原文為：“Syrup of Cassidonie is very proper to fortifie the Brain, Stomach, and all the Noble parts. It is chiefly made use of in Apoplexies, Palsies, Epilepsies, and other cold Diseases of the Brain. It attenuates thick humours, cuts and loos’ns clammy and viscous flegm: op’ns obstructions, especially of the Brain . . .” *Ibid.*, p. 97.

⁸⁹ 原文為：“Fetid Pills are chiefly commended for the purging of thick and viscous Flegm, and to remedy those Diseases that proceed from it, as Gouts and Rheumatismes, and all Diseases of the Joynts. These are also good against Diseases of the Stomach and Intestines, which proceed from the same Humours.” *Ibid.*, p. 187.

⁹⁰ 原文為：“These Pills purge very strongly thick Flegm out of the Stomach, and the lower part of the Belly; as also from the Brain . . .” *Ibid.*, p. 184.

⁹¹ 原文為：“Oyl of Lawrel-berries corrects the cold intemperature of all the parts of the body, as well that which is single, as that which is accompani’d with Flegm and cold Flatuosities: It softens, attenuates, opens, and discusses; it remedies the cold affections of the Brain, Nerves, and Joynts, as also those of the Stomach, Intestines, Liver, Spleen, Reins and Matrix: It is good against the Palsey, weakness of the Nerves and Muscles, the shivering of Agues, . . . It asswages the pains of Sciatic Gouts, and those of the

知，性質濕冷的黏液若積於腦部，會引起頭痛、中風、癲癇、麻痺等疾病；積於呼吸道，會引起喘、咳嗽；積於腹部，會影響消化能力，可能會進一步引起疼痛；積於關節，會引起風濕、痛風等骨節疼痛疾病；積於腎、膀胱，會堵塞尿路；其他像耳痛、瘧疾的顫抖等疾病似乎也與黏液有關係。取此核對《西洋藥書》對 eliksir 藥的描述，許多症狀是能夠對應上的。

要解決黏液的寒冷所引起的疾病，似乎就是要透過增益 natural heat，以熱驅除寒。比如《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提及肉桂露水 (the Spiritous water of Cinnamon) 對心臟有益，故能改善昏厥症狀，另外能夠增加胃的 natural heat、排出風、加強消化能力並緩解絞痛。⁹² 此段說明心臟與昏厥有關，而前文提及元熱是匯聚於心臟的能量，這應是 eliksir 藥能應對昏厥、麻痺、不省人事等疾病的原因；同時能見到胃的元熱與消化能力、是否絞痛相關，這也是《西洋藥書》 eliksir 藥露應對的症狀；另外，風似乎是這些疾病的成因，因此藥效包含排出風，而《西洋藥書》也提及這些 eliksir 藥露可應對風、寒所引起的多種疾病。另外，迷迭香花露可應對頭痛、眩暈、耳聾、耳鳴、牙痛、風濕、痛風等疾病，觀其說明，這些疾病多是腦部、神經與關節受寒所致，而頭痛則是腦部的黏液所造成的，該藥同樣可以增強 natural heat，增加消化能力與記憶力，⁹³ 這應該是由於 natural heat 驅除了腦部、胃部的寒冷。如前所述，《西洋藥書》也指出 eliksir 藥能治療頭痛、頭暈、骨節疼痛之病，以及耳背、受寒後的牙痛等疾病，同時也能增強記憶力與消化能力。此外，蓋倫 (Aelius Galenus, 129-c. 216) 認為 natural heat 由動脈存儲，並透過靜脈的血液傳送至身體各處。⁹⁴ 《西洋藥書》的第六藥方也提及固精血的藥效，應與輸送元熱

Ears, and inveterate distempers of the Head.” Ibid., p. 201.

⁹² 原文為：“The Spiritous water of Cinnamon is good, speedily to comfort and fortify the more noble parts, and principally the heart. For which reason it is giv’n with success in swooning and fainting fits. It excites the natural heat of the Stomach, it helps digestion, stays looseness, expells wind, and eases Coliques, which are caus’d thereby.” Ibid., vol. 2, p. 56.

⁹³ 原文為：“The Spirit of the Flowers of Rosemary well prepar’d, is good against all cold distempers of the Brain.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remedy against the cold diseases and affections of the Nerves and Joints, against Rheumatisms and cold Gouts. It dissipates the pains of the Head caus’d by Flegm, dissolves the vapours [vapours] that cause Vertigo’s, fortifies the memory, helps deafness and noises in the Ears, as also weakness of sight. . . . It asswages the Tooth-ach, it fortifies the Stomach, . . . It claims a power to preserve and revive the natrnl [natural] heat, and to restore the functions of all the parts of the body, and to make old men young, that is to say, to ease them of a great many of those diseases that attend upon old age.” Ibid., p. 21.

⁹⁴ Galen,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trans., introduced & commentated by Margaret Tallmadge May, vol. 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89.

以抗衡寒疾有關。

同時，*eliksir* 藥露選用的藥物原料也與此原理有關，比如龍涎香被認為能夠恢復並保存 *natural heat*，還能強健心、腦等重要器官；⁹⁵ 黃金被認為能緩解心、腦等重要器官的痼疾，因為其能保存 *natural heat* 與基本的水分。⁹⁶ 由此可知，第六藥方的 *eliksir* 藥選用的亦是對元熱有益的原料。前述范行準認為艾儒略等傳教士講元熱之外亦講元濕，而元濕應即血液，黃金可保存基本的水分，而第六藥方也提及固精血的藥效，或與此有關。又如前述含沒藥的藥丸可以清除腹部的黏液，應與第十二藥方強化胃腸的功效有關。

透過以上分析，可知《西洋藥書》第六與第十二藥方並非無的放矢、隨意成章，其背後有一套西方醫學邏輯，只是向東方引介時偏重於藥效的介紹，而未探討太多醫學原理。

五、結論：從音譯詞論《西洋藥書》的性質

透過前一節的考索，可知傳教士所引介的 *eliksir* 藥，雖然多是原料、應對疾病與用法的介紹，但 *eliksir* 三藥方大致上按照西方的醫藥邏輯編寫而成，只是行文中並未提及太多相關原理。由此觀之，傳教士引介西洋藥物時偏重說明其藥效，對於西方的醫學原理則未著墨太多。

《西洋藥書》*eliksir* 藥使用多個音譯自歐語的滿文詞彙，為尋找其歐洲詞源提供了線索，前述蘆薈、沒藥及番紅花三個音譯詞都與拉丁文較為相近，特別是 *gorogiois* 是拉丁文 *crocus* 的法文唸法一事，提供本文極大啟發。白晉等法國耶穌會士在康熙皇帝的重視及允許下，於 1693 年建成了救世主堂，即一般所稱的北堂，⁹⁷ 其中藏有《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的拉丁文本，⁹⁸ 而《西洋藥書》的音譯

⁹⁵ 原文為：“Reduce into subtle powder two drams of good Ambergrise with so much the weight of Sugar-Candy, . . . and keep it as a Tincture of Ambergrise, and as a remedy very proper to restore and preserve the natural heat, to fortify the heart and brain and all the noble parts,” 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vol. 2, pp. 158-159.

⁹⁶ 原文為：“You may also pour upon this Tincture concenter’d five or six times as much Spirit of Wine well rectify’d, . . . and look upon it as a remedy fit to give great relief in all Maladies that attacque the Heart or Brain, or other noble parts. For it preserves the natural heat and Radical moisture,” *Ibid.*, p. 169.

⁹⁷ 董少新，《形神之間》，頁 223。

⁹⁸ 前引范行準提及法國傳教士在南懷仁逝世後，攜帶南懷仁生前委託友人購買的書籍來華，其中有

詞顯示作者應是參考拉丁文本、⁹⁹ 卻慣以法文唸拉丁文之人，可見《西洋藥書》與北堂的法國耶穌會士關係較為密切，白晉為《西洋藥書》作者的說法似乎又多了一點說服力。

當時來華之耶穌會士，並未因宗派一致就相互合作。學者指出當時來華耶穌會士可分為葡萄牙系與法國系，前者為葡萄牙保教權下的耶穌會士，後者則是正如日中天的路易十四 (Louis XIV, r. 1643-1715) 為開展東方傳教事業而派遣。兩派相互鬥爭以開展其傳教事業，葡系雖有如盧依道 (Isidoro Lucci, 1661-1719) 為獲得醫學博士者，但在與法系的爭奪中仍由於經驗不足而敗陣，法系傳教士用金雞納治好皇帝瘧疾後受皇帝重用（盧依道當時未攜帶金雞納而失去機會），爾後宮廷受重用的傳教士西醫多出身法系。¹⁰⁰ 法系傳教士頗為積極地向皇帝引介醫學知識，應與這段鬥爭的背景有關。《西洋藥書》所載的四十八個藥方，個個都如靈丹妙藥可以應對多種疾病，而且使用方式簡易、使用範圍廣、幾乎都無副作用，這樣的寫作方式或許並非對藥物的客觀描述，應也與法系傳教士設法贏得這段鬥爭的背景有關。

除了音譯詞本身隱藏的訊息之外，音譯知識還能提供第二條線索以深入分析《西洋藥書》之性質，即：為何《西洋藥書》選擇音譯 elixir 等歐語詞彙？六原料名採音譯，或許能說是在中國找不到對應的詞彙，但中國一直有長生不老藥的傳說，道教也有煉丹的傳統，傳教士卻選擇音譯的方式，本文認為是他們不欲與中國的傳統知識對接。中國歷代雖有追求長生不老藥之論點，有如《抱朴子》這般詳載

《王家格林暨化學藥典》；其書名 *Pharmacopée royale de Galien et Pharmacopée Royale Chimique* 分立了兩本藥典，雖用法文書寫，卻與法文書名不完全相同，而與一些人記載的拉丁文書名 *Pharmacopeia Regia Galenica et Pharmacopeia Regia Chymica* 的命名邏輯較為類似，而且 1684 年出版於日內瓦的是拉丁文本，推測是南懷仁用法文寫了拉丁文本的書名。關於拉丁文本書名的記載，可見潘吉星，〈康熙帝與西洋科學〉，《自然科學史研究》，3.2（北京：1984），頁 182-183。法國國家圖書館典藏的 1684 年日內瓦出版的拉丁文本，《王家蓋倫藥典》、《王家化學藥典》也是分立為兩本書。

⁹⁹ 1949 年編纂的《北堂圖書館藏西文善本目錄》可見 1676 年版的法文本《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而未見拉丁文本，但這是後期編纂的目錄，不一定反映康熙朝的狀況。Lazarist Mission, Peking (ed.),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2009), p. 47. Noël Golvers 則認為法文本或拉丁文本中一個版本是當時白晉等人得以使用的。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ca. 1750)*, vol. 3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5), p. 376.

¹⁰⁰ 董少新，〈形神之問〉，頁 216-234。

長生丹藥製作方式的著作，¹⁰¹ 滿洲人早期也已知「靈丹」一詞，¹⁰² 但傳教士仍選擇使用音譯，這固然是因為他們將兩者視為截然不同之物，而不欲對接兩種知識，¹⁰³ 但更重要的因素是耶穌會士與康熙對相關藥物的態度。自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以來，耶穌會士對道教與煉丹求長生多持批判態度（可見傳教士並非不知道中國有這方面的知識而選擇音譯），特別是法系會士有較多相關著作。¹⁰⁴ 另一方面，康熙皇帝曾公開批評追求長生煉丹術為欺愚民之說，根本不足信。¹⁰⁵ 倘若皇帝對此不信任，還以中國長生不老藥的名稱或方式引介此藥，無異於自討苦吃；選擇音譯的方式，雖然閱讀者無法遽知該藥物為何，但也增加藥物的神祕感引發讀者好奇，因為其「外來」、「稀有」的特質更顯著。對一位不信中國長生藥、卻將自己壽命與政權正統連繫起來的統治者來說，¹⁰⁶ 透過音譯投其所好地引進外

¹⁰¹ 其中載有利用金屬與礦物煉丹之法。葛洪，《抱朴子》，收入胡道靜等選輯，《道藏要籍選刊》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內篇，卷 4，〈金丹〉，頁 187-194。感謝邱韻如老師提醒我應比對中國長生藥的知識，以及毛傳慧老師提醒我長生藥的邏輯在西方文化的特殊性。

¹⁰² 《太祖高皇帝實錄》載有其始祖神話，內容為天女佛庫倫食朱果而誕愛新覺羅氏始祖，佛庫倫當時因有孕未能升天，其姐云：「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鄂爾泰等，《太祖高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癸未年」，頁 22。這則神話為滿洲人入關早期所挪用之神話，在其載於《先英明汗善行典例》的早期版本為：“Muse lingdan okto jeke, bucere kooli akūkai”（咱們吃了靈丹，沒有死的道理啊）。松村潤，《清太祖實錄の研究》（東京：東北アジア文獻研究會，2001），頁 47。其中 lingdan 即漢語「靈丹」的音譯，可見入關前滿洲人已知服食丹藥得以不死且為仙的說法。

¹⁰³ 有趣的是，學者指出中國的煉丹術透過阿拉伯地區傳到西方，當時阿拉伯地區有人煉製 al-iksir 藥，與葛洪 (283-343) 的「丹精」是相似之品。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下卷，頁 229。Al-iksir 正是 elixir 的詞源，由此可見 elixir 藥早期或許脫胎於中國的煉丹術，只是隨著時間發展而成為不同的物品與可以分立的知識。

¹⁰⁴ 耶穌會士自利瑪竇以來，對於道教多採貶斥的態度，他們也批判道教信徒煉丹、服用丹藥以求長生不老。李新德，《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中國儒道釋典籍之翻譯與詮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106-117。這可能是傳教士未將 elixir 的相關論述與中國長生藥對接的一個原因。

¹⁰⁵ 《清實錄》記載康熙二十八年 (1689)「江南民王來熊，獻鍊丹養身秘書一冊。上諭扈從諸臣曰：朕於經史之餘，所閱載籍多矣。凡鍊丹修養長生，及師巫自謂前知者，皆妄誕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經明理者，斷不為其所惑也。宋司馬光，所論甚當，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馬齊等，《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4-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39，「康熙二十八年二月甲子」，頁 525-526。

¹⁰⁶ 姚念慈注意到康熙五十一年，皇帝曾說：「朕本涼德，惟賴祖考得國之正，積福之深，在位五十餘年。」且後來遺詔亦提及「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認為康熙皇帝正是以自己在位時間長久來印證清朝之得天命。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73-75；馬齊等，《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庚午」，頁 491；卷 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頁 695。

國長生藥，可能更讓其感到陌生、好奇進而產生興趣。

另一方面，《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中有些藥物療效類似 elixir 藥，但傳教士並未選擇介紹這些藥，原因或許是認為 elixir 更能引起康熙皇帝的興趣。如此看來，傳教士是從《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精心挑選了 elixir 此藥，原料中包含來自拉丁文的歐語詞彙，除了透過音譯引起好奇的策略外，也顯示了還未認知到中國是否有相關材料的狀況下，抑或是未持有、作出該藥的狀況下，就急著引介這方藥物引起皇帝興趣，以爭取傳教鬥爭的勝出。Eliksir 所在的三十六種藥，在《西洋藥書》中出現了兩次，其中第二次書寫第六藥方處與第十二藥方處，底下分別畫有一個圈及四個圈，而前述《故宮珍本叢刊》書影中夾有寫著第六藥方的字條，顯示了書寫者或閱讀者的重視，可能亦與此背景有關。

假設三十六種藥包含了仍未被製作出來的成品，那麼《西洋藥書》的性質可能更接近一份計畫書，目的應是在授課與製作過程中，向皇帝展示西方的藥學成果，以引起皇帝的興趣，並進一步討論想要製作或正在製作的藥物。此外，eliksir 藥分別位在「三十六」種藥的第「六」與「十二」藥方可能也是刻意的安排。學者指出「六」為《易》之數，具備順利的意象，長久以來為中國的吉數，「三十六」等數字也是自其衍生而來。¹⁰⁷ 考量白晉入華之初便開始研究《易經》，¹⁰⁸ 就以上分析來看，三十六種藥乃至《西洋藥書》或許是一份精心設計的計畫書，目的在於引起皇帝興趣，以贏得傳教士之間的鬥爭。

由於 eliksir 藥上述的製作背景，其知識引介過程中並未詳述相關醫理，而著重於效用與用法的描述；即便出現 da halhūn 此類詞彙，也並非東方無法依照自身邏輯理解的原理（比如王宏翰就有了自身的理解），這種醫理或邏輯的類似也是之前研究者難以判斷某些醫理究屬東方還是西方的原因。知識引介的過程雖然針對特定疾病，使用了接受者所用的詞彙，但並未深入各詞彙的細部差異；用音譯詞雖如前述可引起接受者的興趣，但這代表連製藥原料名稱都未能統一，未能發現彼此對同一物件的指涉名稱，因此相關知識不能整合。

東西方當時各自有不同的醫療知識，卻能有對話的可能，筆者推斷是因為這兩套知識看似說明身體運作的邏輯，其實都是透過大量的觀察與推想所演繹而成，與

¹⁰⁷ 黎治娥，〈數字“六”小議〉，《漢字文化》，1（北京：2003），頁 9-11。不過，十二這個數字對傳教士可能也有意義，比如白晉的《易經》研究也提及「聖門生宗徒十二，弟子七十二」。黎子鵬編注，《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 73。感謝馬騰老師提醒我數字十二在西方文化中亦有其特殊性。

¹⁰⁸ 黎子鵬編注，《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頁 1。

今日認為的身體運作並沒有太大的關連，且由於彼此都是透過對現象的觀察所得出的知識，若能確立彼此對同一現象的名稱，即可共同討論，而忽略彼此背後醫理的差異。然而，音譯而來的知識增加了接受者認知的困難，若沒有實際的成品與效用，就沒有對話的可能。這樣的知識引介策略，可能並未加深相關知識的交流，但可能鞏固了法國傳教士的地位而使他們得以從事傳教活動，進而促進其他知識的交流。由此可見，知識的傳入從來不只是個別知識本身的交流，還涉及當下社會的種種社群脈絡。

《西洋藥書》為滿文作品，書寫者卻可能非以滿文為母語者，同時，當時的滿文與漢文等其他語言交互影響，並非一純然透明的語言，故該書的成書其實包含了豐富的語言訊息。¹⁰⁹ 本文試圖把握其中音譯知識的特性，藉上述研究可見音譯策略是對原本知識的直接搬動，避免使用接受者的語言，以免扭曲原本的字義，同時增加知識本身的神祕感，但這種方式卻造就接受者完全陌生的詞彙，從而增加接受者理解的難度。《西洋藥書》中還有許多詞彙使用了不同的引介策略，本文認為應該把握字詞所使用的語言環境，建立語言如漣漪一般的概念圈加以分析，方能呈現語言作為知識傳播載體的種種特點，這是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責任校對：吳克毅）

¹⁰⁹ 筆者曾略微提及《西洋藥書》與傳教士當時所處語言環境的關係，見蔡名哲，〈《西洋藥書》與康熙朝宮廷西洋藥物知識芻議〉，頁 96-97。

附表：《王家蓋倫暨化學藥典》中所收 elixir 藥的相關製程¹¹⁰

| 所屬篇章名稱及出處 | 相關製程 |
|--|--|
| Part 3. CHAP. XLVIII. Of Elyxirs (vol. 2, p. 66) | There is an Elyxir of Citron to be prepar'd after the following method. Put into a Matras half a pound of Rind of a Citron, pared and shred very small; and having pour'd upon it two pints of good Spirit of Wine, and half a pint of clarify'd juice of Citron, cover the Matras with a small Vessel of Rencounter carefully luted; and having kept it for four and twenty hours over a Bakers Oven, and strain'd and gently squeez'd the whole, mingle therewith the weight of the distill'd water of Vipergrass, and a pound and a half of fine powder'd Sugar, then having pass'd the whole through a sheet of Cap-paper, you may add if you please, a dram of the tincture of Musk and Ambergreese, which will prove a very delightful Cordial Elyxir, which may be taken from half a spoonful to two whole spoonfuls, to comfort and strengthen and fortifie all the noble parts. |
| Part 3. CHAP. XLIX. Of Elyxir Proprietatis (vol. 2, p. 67) | Having put into a glass Cucurbit with a streight neck, equal parts of choice Myrrh, Aloes, Succotrin, and pure Saffron, finely beaten, and having slightly sprinkl'd them with some small quantity of Spirit of Sulphur, temper'd and qualifi'd with equal parts of Spirit of Wine, pour upon them the distill'd water of Balm, about three fingers above the substances; then having well stirr'd the matters, and cover'd the Cucurbit with a little Vessel of Rencounter carefully luted, let them macerate for fifteen days over a bakers Oven, stirring them from time to time, the better to dissolve the watry substance of the drugs in the Liquor, that is to say, that which will dissolve in the aqueous substance. Then having unluted the Vessels, pour'd out by inclination, filter'd and set apart the tinctur'd liquor that swims above the powders, put in the room thereof about a third part more of Spirit of Wine then you put before of Balm-water; and having carefully luted the Vessels, continu'd maceration a-new for two months, and stirr'd the ingredients from time to time as before, filter the liquor also, wherein you shall find the strength and most essential part of the drugs; upon which you may again pour new Spirit of Wine, and reiterate maceration; but this last residence will not be worth the trouble. Then mix this tincture with the first which was drawn with the Balm-water, and having put them into a Cucurbit cover'd with its head well luted, and plac'd in a Bath of Ashes, draw forth with a very moderate fire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liquor, then letting the Vessels and the ingredients cool, pour into a double glass Bottle that which remains in the Cucurbit, and having stop'd the Bottle, keep it for your use. |

¹¹⁰ 本表引文出自 Moses Charr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 所屬篇章名稱及出處 | 相關製程 |
|--|---|
| Part 1. CHAP. XXVII. Of Tincture, and Circulation (vol. 1, p. 19) | Aloes, Myrrh, and Saffron pulveriz'd and digested in Spirit of Wine, yield a swarthy-red tincture to make the Elixir proprietatis of Paracelsus. |
| Part 4. A Cephalick Elixir (vol. 2, pp. 231-232) | Take Missleto of the Oak, Roots of Piony and the bigger Valerian, of each an ounce and a half. Piony seed, Laurel and Juniper berries, of each one ounce. Cinnamon, Mace, Cubebs, of each 3 drams. Flowers of Tilet Rosemary and Lavender of each one handful. Bruise what are to be bruise'd, and macerate altogether for 24 hours in Lilly Convally water, black Cherry water, and Spirit of Wine rectify'd of each one pint and a half. Then distil them according to art. To the Liquor distill'd add refin'd Sugar one pound, Tincture of Ambergrise one dram; and put up the Elixir in an Earthen pot well stopp'd. |
| Part 4. A Hysterick Elixir (vol. 2, p. 232) | Take the distill'd Oils of Wormwood, Penny-Royal, Featherfew, Rhue and Amber of each six drops. Tinctures of Saffron, and Castor of each three ounces; refin'd Sugar, Mugwort and Elder flower waters, of each six ounces. Make an Elixir according to Art. |
| Part 4. An Antiscorbutick Elixir Proprietatis (vol. 2, p. 232) | Take Myrrh of Alexandria, Aloes Succotrine, and choice Saffron pulveriz'd, of each four ounces. Digest them in a vessel close stopp'd for eight days, in a moderate Sandbath with four pints of Antiscorbutick Spirit, then increasing the heat of the Bath for one hour, filter the Tinctur'd Spirit, and keep it apart. Then pour upon the remaining [indecipherable text] one pint of new Spirit, and reiterate digestion and Filtration; and then draw off the spirit in a Sand-bath with a moderate fire, till a third part only remain; and when the Vessels are cool preserve the Elixir. When it is to be us'd mix with it a third or fourth part of the volatile Spirit of Harts-horn. |
| Part 4. A Stomach Elixir (vol. 2, p. 232) | Take the distill'd Oils of Cinnamon, Cloves, Wormwood, Citron and Orange peels of each six drops; Refin'd Sugar pulveriz'd, Spirit of Wine Rectify'd, and mint and Orange Flower waters, of each six ounces, mix them according to art, and make an Elixir. |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洋藥書》*Xiyang yao shu*，收入故宮博物院 Gugong bowuyuan 編，《故宮珍本叢刊》*Gugong zhenben congran* 第 727 冊，海口 Haikou：海南出版社 Hainan chubanshe，2001。
- 王宏翰 Wang Honghan 撰，陳熠 Chen Yi 編選，王翹楚 Wang Qiaochu 審定，《醫學原始》*Yixue yuanshi*，上海 Shanghai：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Shanghai kexue jishu chubanshe，1989，據清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刊本影印 Ju Qing Kangxi sanshiyi nian (1692) kanben yingyin。
- 白晉 Joachim Bouvet，《康熙帝傳》*Kangxidi zhuan*，珠海 Zhuhai：珠海出版社 Zhuhai chubanshe，1995。
- 艾儒略 Giulio Aleni 著，葉農 Ye Nong 整理，《性學彙述》*Xingxue cushu*，《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Ai Rulue Hanwen zhushu quanji* 上冊，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1。
- 李時珍 Li Shizhen，《新訂本草綱目》*Xinding bencao gangmu*，臺南 Tainan：世一文化 Shiyi wenhua，2017。
- 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編，鄭德弟 Zheng Dedi 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Yesuhuishi Zhongguo shujian ji: Zhongguo huiyi lu* 上卷第 2 卷，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2005。
- 沈啟亮 Shen Qiliang 輯，《大清全書》*Daqing quanshu*，瀋陽 Shenyang：遼寧民族出版社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2008。
- 阿爾泰語研究所 A'ertaiyu yanjiusuo，《御製清文鑑（上）》*Yuzhi Qingwenjian (shang)*，《阿爾泰語資料集》*A'ertaiyu ziliaoji* 第 3 輯，大邱 Daegu：曉星女子大學出版部 Hyoseong yeoja daehak chulpanbu，1978。
- 姚元之 Yao Yuanzhi 撰，李解民 Li Jiemin 點校，《竹葉亭雜記》*Zhuyeting za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2。
- 徐春甫 Xu Chunfu，《古今醫統大全》*Gu jin yitong daquan* 第 1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78，景自中央圖書館珍藏善本書籍 Ying zi Zhongyang tushuguan zhencang shanben shuji。
- 馬齊 Maqi 等，《聖祖仁皇帝實錄》*Shengzu Ren huangdi shilu*，《清實錄》*Qing shilu* 第 4-6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 清高宗 Qing Gaozong, 《御製增訂清文鑑》 *Yuzhi zengding Qingwenjian*,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Yingyin Chizaotang siku quanshu huiyao* 經部第 82 冊, 臺北 Taipei: 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 1986。
-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著, 紀建勛 Ji Jianxun 校點, 《主教緣起》 *Zhujiao yuanqi*, 收入周振鶴 Zhou Zhenhe 主編,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 *Ming Qing zhiji xifang chuanjiaoshi Hanji congkan* 第 2 輯第 7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7。
- 鄂爾泰 E'ertai 等, 《太祖高皇帝實錄》 *Taizu Gao huangdi shilu*, 《清實錄》 *Qing shilu* 第 1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6。
- 葛洪 Ge Hong, 《抱朴子》 *Baopuzi*, 收入胡道靜 Hu Daojing 等選輯, 《道藏要籍選刊》 *Daozang yaoji xuankan* 第 5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9。
- Wargi namu oktosilame niyalma beye giranggi sudala nirugan-i gisun*, vol. 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2929h>, last accessed on 8 November 2021.
- Charas, Mosis. *Pharmacopoea regia chymic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97042362>, last accessed on 17 November 2021.
- Charas, Moyse. *Pharmacopée royale galénique et chymiqu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478921v>, last accessed on 10 January 2023.
- Charras, Mose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http://gateway.proquest.com/openurl?ctx_ver=Z39.88-2003&res_id=xri:eebo&rft_val_fmt=&rft_id=xri:eebo:image:99365, last accessed on 18 August 2021.
- Dionis, Pierre. *L'anatomie de l'homme suivant la circulation du sang, & les dernières découvert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488581t>, last accessed on 4 March 2022.
- _____. *The Anatomy of Humane Bodies Improv'd, according to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All the Modern Discoveries*,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W0107029144/ECCO?u=eccoanz&sid=bookmark-ECCO&xid=c797e401&pg=1>, last accessed on 10 March 2023.
- Galen.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trans., introduced & commented by Margaret Tallmadge May, vol. 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 Lazarist Mission, Peking (ed.).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2009.

Parrennin, Dominique. *Ghé ti tchiowan lou bithé*, Bibliothèques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http://www.calames.abes.fr/pub/mnhn.aspx#details?id=PA2015057>, last accessed on 8 November 2021.

二、近人論著

-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7版）》光碟版 *Niujin gaojie Ying Han shuangjie cidian (di 7 ban) guangdieban*，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2008。
- 王敵非 Wang Difei，〈《歐洲滿文文獻總目提要》*Ouzhou Manwen wenxian zongmu tiy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21。
- 安德魯·薛瓦利耶 Andrew Chevallier 作，林婉婷 Lin Wan-ting、賴柏任 Lai Bo-ren 翻譯，〈《西洋藥草百科》*Xiyang yaocao baike*〉，新北 New Taipei：楓葉社文化 Fengyeshen wenhua，2021。
- 余瀛鰲 Yu Ying'ao、蔡景峰 Cai Jingfeng，〈《醫藥學志》*Yiyaoxue zhi*〉，收入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 Zhonghua wenhua tongzhi bianweihui 編，〈《中華文化通志》*Zhonghua wenhua tongzhi* 第7典第64冊〉，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98。
- 李歡 Li Huan，〈《清宮舊藏滿文《西洋藥書》》“Qinggong jiucang Manwen Xiyang yao shu”〉，《紫禁城》*Zijin Cheng*，4，北京 Beijing：1999，頁30。
- 李新德 Li Xinde，〈《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中國儒道釋典籍之翻譯與詮釋》*Ming Qing shiqi xifang chuanjiaoshi Zhongguo Ru Dao Shi dianji zhi fanyi yu quansh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5。
- 姚念慈 Yao Nianci，〈《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Kangxi shengshi yu diwang xinshu: ping “Zi gu de tianxia zhi zheng mo ru wo chao”*〉，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5。
- 范行準 Fan Xingzhun 著，牛亞華 Niu Yahua 校注，〈《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Mingji xiyang chuanru zhi yixue*〉，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2。
- 祝平一 Chu Ping-yi，〈《通貫天學、醫學與儒學：王宏翰與明清之際中西醫學的交會》“Tongguan tianxue, yixue yu Ruxue: Wang Honghan yu Ming Qing zhiji Zhong xi yixue de jiaohu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uan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70.1，臺北 Taipei：1999，頁165-201。doi: 10.6355/BIHPAS.199903.0165

- _____，〈方寸之間——天主教與清代的心、腦之爭〉“Fangcun zhijian: Tianzhujiayou yu Qingdai de xin, nao zhi zheng”，《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34.3，臺北 Taipei：2016，頁 119-159。
- 馬伯英 Ma Boying，〈《中國醫學文化史》*Zhongguo yixue wenhua shi* 下卷〉，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0。
- 莊吉發 Chuang Chi-fa，〈清史論集（二十二）〉*Qingshi lunji* 22，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 shi zhe chubanshe，2012。
- 陳可冀 Chen Keji 主編，〈《清宮醫案研究》*Qinggong yi'an yanjiu*〉，北京 Beijing：中醫古籍出版社 Zhongyi guji chubanshe，1990。
- 勞費爾 Berthold Laufer 著，林筠因 Lin Yunyin 譯，〈《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 著重於栽培植物及產品之歷史》*Zhongguo Yilang bian: Zhongguo dui gudai Yilang wenming shi de gongxian zhuozhong yu zaifei zhiwu ji chanpin zhi lish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5。
- 楊豔麗 Yang Yanli，〈康熙皇帝與中西醫結合〉“Kangxi huangdi yu Zhong xi yi jiehe”，《文史天地》*Wenshi tiandi*，12，貴陽 Guiyang：2012，頁 10-13。
- 董少新 Dong Shaoxin，〈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Xing shen zhijian: zaoqi xiyang yixue ru Hua shi g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 詹妮薇芙·葛薩耶 Geneviève Xhayet 作，蔡麗蓉 Cai Li-rong 翻譯，〈《中世紀藥草博物誌》*Zhongshiji yaocao bowuzhi*〉，新北 New Taipei：楓樹林出版 Fengshulin chuban，2020。
- 劉世珣 Liu Shih-hsun，〈底野迦的再現：康熙年間宮廷西藥德里鴉鳴初探〉“Diyejia de zaixian: Kangxi nianjian gongting xiyao Deliyaga chu tan”，《清史研究》*Qingshi yanjiu*，3，北京 Beijing：2014，頁 12-22、148。
- _____，〈《西洋藥書》及其解毒方探析〉“*Xiyang yao shu ji qi jiedufang tanxi*”，收入劉小萌 Liu Xiaomeng 主編，〈《國際青年學者滿學研究論集（2015）》*Guoji qingnian xuezhe Manxue yanjiu lunji (2015)*〉，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17，頁 245-279。
- _____，〈《西洋藥書》解毒方譯釋〉“*Xiyang yao shu jiedufang yishi*”，《故宮學術季刊》*Gugong xueshu jikan*，35.2，臺北 Taipei：2017，頁 115-140。
- 潘吉星 Pan Jixing，〈康熙帝與西洋科學〉“Kangxidi yu xiyang kexue”，《自然科學史研究》*Ziran kexue shi yanjiu*，3.2，北京 Beijing：1984，頁 177-188。
- 蔡名哲 Tsai Ming-che，〈《西洋藥書》〈祛毒藥油〉譯註〉“*Xiyang yao shu 'Qudu yaoyou' yizhu*”，《中國邊政》*Zhongguo bianzheng*，187，新北 New Taipei：2011，頁 69-78。doi: 10.29970/CBAS.201109.0003

- _____, 〈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Manwen Xiyang yao shu di er zhi di liu yaofang ji xiangguan wenti”, 《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Jilin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4, 四平 Siping: 2015, 頁 14-17、22。
- _____, 〈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譯註〉“Manwen Xiyang yao shu di er zhi di liu yaofang yizhu”, 《中國邊政》*Zhongguo bianzheng*, 204, 新北 New Taipei: 2015, 頁 161-175。
- _____, 〈《西洋藥書》與康熙朝宮廷西洋藥物知識芻議〉“Xiyang yao shu yu Kangxichao gongting xiyang yaowu zhishi chuyi”, 《國際漢學》*Guoji Hanxue*, 3, 北京 Beijing: 2022, 頁 89-97。
- 黎子鵬 John Tsz-pang Lai 編注, 《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Qingchu Yesuishi Bai Jin Yijing cangao xuanzhu*,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20。doi: 10.978.986350/4108
- 黎治娥 Li Zhi'e, 〈數字“六”小議〉“Shuzi ‘liu’ xiaoyi”, 《漢字文化》*Hanzi wenhua*, 1, 北京 Beijing: 2003, 頁 9-11。
- 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著, 吳玉貴 Wu Yugui 譯, 《撒馬爾罕的金桃: 唐代舶來品研究》*Sama'erhan de jintao: Tangdai bolapin yanjiu*,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6。
- 謝觀 Xie Guan 編, 《中國醫學大辭典》*Zhongguo yixue dacidian* 上冊,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3。
- 關雪玲 Guan Xueling, 《清代宮廷醫學與醫學文物》*Qingdai gongting yixue yu yixue wenwu*, 北京 Beijing: 紫禁城出版社 Zijincheng chubanshe, 2008。
- 顧松潔 Gu Songjie、高晞 Gao Xi, 〈關於滿文抄本《格體全錄》的幾個問題〉“Guanyu Manwen chaoben *Geti quanlu de ji ge wenti*”, 《清史研究》*Qingshi yanjiu*, 3, 北京 Beijing: 2021, 頁 143-150。
- 山田憲太郎 Yamada Kentaro, 《東亞香料史研究》*Tōa kōryōshi kenkyū*, 東京 Tokyo: 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Chūō kōron bijutsu shuppan, 1976。
- 松村潤 Matsumura Jun, 《清太祖實錄の研究》*Shin Taiso jitsuroku no kenkyū*, 東京 Tokyo: 東北アジア文獻研究會 Tōhoku Ajia bunken kenkyūkai, 2001。
- 渡辺純成 Watanabe Junsei, 〈滿洲語医学書『格體全錄』について〉“Manshūgo igakusho *Kakutai zenroku ni tsuite*”, 《滿族史研究》*Manzokushi kenkyū*, 4, 東京 Tokyo: 2005, 頁 22-113。
- _____, 〈滿洲語西欧藥品使用マニュアル『西洋藥書』について〉“Manshūgo Seiō yakuhin shiyō manyuaru *Seiyō yaku sho ni tsuite*”, 《日本医史学雑誌》*Nihon ishigaku zasshi*, 58.2, 東京 Tokyo: 2012, 頁 159。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s://www.oed.com>, last accessed on 10 November 2021.
- Freudenthal, Gad. *Aristotle's Theory of Material Substance: Heat and Pneuma, Form and Sou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8238645.001.0001
- Golvers, Noël.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ca. 1750)*, vol. 3.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5.
- Hanson, Marta E. "The Significance of Manchu Medical Sources in the Qing," in Stephen Wadley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Vol. 1: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pp. 131-175.
- Schafer, Edward H.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Studtmann, Paul. "Living Capacities and Vital Heat in Aristotle," *Ancient Philosophy*, 24.2, 2004, pp. 365-379. doi: 10.5840/ancientphil200424247

Transliterated Knowledge: Elixir in the *Book of Western Medicine*

Tsai Ming-c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saqdaigisun@gmail.com

ABSTRACT

The Manchu edition of *Si yang-ni okto-i bithe* 西洋藥書 (the *Book of Western Medicine*) was supposedly written by the missionaries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and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during Kangxi's 康熙 reign. Limited by their language capabilities, it was difficult for scholars in the past to know what knowledge the book introduced and whether or not it was Western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ransliterated vocabularies in the work to explore its strategies for introducing knowledge. Most of these vocabularies are found in prescription formulas called eliksir. Tracing the sources of these vocabularies one by on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eliksir formula's effects, ingredients, and writing styles correspond to those used in European pharmacopoeia such as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referenced by Bouvet. Moreover, these formulas were based on Western pharmacology, but the book introduces medicinal effects without mentioning related pharmacological knowledge. Accordingly, 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the author of the *Book of Western Medicine* read Latin with a French accent, and that the Jesuits did not want to link the elixirs to China's immortality medicines. These formulas may have been a carefully designed proposal, where the Jesuits deliberately selected famous medicines from European pharmacopoeias to arouse the curiosity and interest of Emperor Kangxi; however, the medicines may not have been actually produced. The transliteration strategy may have helped French Jesuits emerge victorious in their competition with Portuguese Jesuits, but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exchange of knowledge may have been limited.

Key words: *Si yang-ni okto-i bithe* 西洋藥書, transliteration, *Ge ti ciowan lu bithe*

格體全錄, *The Royal Pharmacopœa, Galenical and Chymical*,
strategies for introducing knowledge

(收稿日期：2022. 8. 11；修正稿日期：2022. 12. 27；通過刊登日期：2023. 3. 7)